

大 學 叢 書

中 國 近 三 百 年 學 術 史

下 冊

錢 穆 著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商務印書館發行

70 1809 / 48.2 v.2 c.2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21420

大 學 叢 書

中 國 近 三 百 年 學 術 史

下 冊

錢 穆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許周生方植之

里堂傳略

焦循，字里堂，揚之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年五十八。以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即奉母家居不出。母卒，即託疾閉戶，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精博。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與東原

里堂論學極重戴東原，謂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二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雕菰樓文集卷七申戴。又曰：「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書。是里堂論學，亦主以訓故明義理，仍是經學即理學之見也。其先嘗爲論語通釋，在嘉慶甲子，此據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木犀軒叢書所刻論語通釋前序作癸亥，先一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七有焦循的論語通釋一篇，考論與此異。可參。時里堂年四十二，其書體例即做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而作。文集序通釋凡十二篇，曰聖，曰大

論語通釋
之年代

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阮芸臺通儒揚州焦君傳亦作十二篇，蓋據文集序言之。今刻通釋凡十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增異端，多據三篇，而次序亦異。疑木犀軒本乃里堂以後改定之本。文集編次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里堂年五十五，距其卒尚三年，今刻通釋殆尤後，出里堂晚年也。里堂又爲論語補疏，書成於丙子，里堂年五十四。自序謂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自丙子上推十二年，則甲子也。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釋序乃原稿，後通釋略有增廣而易其序文，乃誤記爲癸亥耳。補疏中於異端執一諸義，言之極詳，故知今刻通釋，其異端多據三篇，乃向後增入者也。里堂晚年又爲孟子正義，先於丙子冬，與其子廷琥、玉、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立程自限，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翌年七月里堂下世，距正義成書整一年矣。凡里堂論學語，除散見文集外，大率萃是二書。而里堂平生精力所注，尤在周易，有雕菰樓易學三書四十卷，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章句十二卷。成於嘉慶乙亥。里堂於經學外尤精天算，能詩文，淹博精深，阮芸臺以通儒目之，真無媿也。

里堂論性善

孟子正義

易學三書

1809
U8.2 v.2
C.2
里堂之性善論

性善乃性
能覺於善

里堂論義
之時變

仁義由於
能變通

里堂論學極多精卓之見，彼蓋富具思想文藝之天才，而溺於時代考據潮流，遂未能盡展其長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矣。其立說之最明通者，爲其發明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

所謂性善，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之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孟子正義滕文公爲世子章，參讀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

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進化言之，其說亦本於東原，而人類之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其一段之歷程，里堂名之曰變通。變通之所得，即善也。仁義則善之大者。故曰：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正義性猶杞柳章。人類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變？里堂則曰：變化所以爲利，故曰：

變通所以
爲利

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螻之肉，飢則食，飽則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卽一義而已矣，卽一智而已矣。正義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

故人性之善否，視其心知之智愚。智則能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故曰善。不智則不能變而之於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人與禽獸之分在此。其界說明白通順，自來持性善論者未能及。今更進一步言之，此所謂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者，其實卽人智之變也，卽人之智慧之進化也。人智慧之能進化，卽可以人之一生證之。故曰：

人智與年
俱進

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正義性猶杞柳章。

里堂以人智之進化言性善，故不喜言赤子之心，曰：

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疾毒於鳥獸羸蠃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尸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慎乎……不失赤子之心而卽爲大人，如是庸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葉事魔者等矣。正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里堂既不喜言赤子之心，因亦不喜言心悟心覺，謂

斥覺悟而主行習

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旨，皆亂天下之楊墨也。正義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按此實焦學歧點，上云性能覺於

善，何以言心悟又爲楊墨耶？

又曰：

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真邪說誣民，孟

子所距者也。正義離婁章句條下。按以赤子比洪荒固是，然今世只是洪荒變來，聖賢亦從赤子植基，既主性靈，何以又不敢言覺悟，焦學從此入歧矣。絕事物習行而言覺悟固不可，只有事物習行而無覺悟亦不可也。

里堂近似顏李處

習行必有所因

里堂此兩條及前引人智明昧因習而殊諸義，極重學習，力斥心悟，且明舉周官六德六行六藝爲說，頗似顏李。然里堂似未見顏李書，故正義自序歷引諸家著述，獨顏李缺如。可見論學容有暗同，近人必主東原疏證聞之顏李，實無的據，此亦可爲旁證矣。里堂既深斥心悟心覺之說，謂人智之開通進化，必有賴於習行，而習行必有所因。故曰：

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義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義……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故非習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全上。

里堂近想谷遠習齋處

習行必有所因，而歸於誦詩讀書博學詳說，此意近想谷，可以矯習齋主習行而力攻讀書之偏。然後人學問，正不必全賴六經羣籍，仍自有仰觀俯察近身遠物可因也。習齋力斥讀書，亦不能從此處著眼，乃專據禮樂爲習行之主，失之益遠。又里堂謂人初不知夫婦，伏義教之有夫婦，人初不知

里堂性善
論之不徹
底

性之與反

三百年學
術思想不
脫尊聖信
古一見

熟食，神農教之有熟食，而曰「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其說是矣。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倫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性之善，則亦可謂非性善無以開其教，亦非能教無以證其性之善也。聖人與我同類，後世非不能再有伏羲神農。孟子言聖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則自誠而明，自發自悟，開教創義者也。反之則自明而誠，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誠，然信教服義者也。里堂因斥心悟心覺之說，故其論性善似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理未能深闡，故其言重因不重創，則以當時漢學家讀書博古之風方盛，里堂浸染者深，遂不覺其言之偏倚。至習齋亦言性善，又力斥讀書，乃亦未能從此層發揮，則以習齋成學精神，本在其意志氣魄之堅強，不在其心知識解之湛深也。三百年來學術大體，要之不能脫尊聖信古之一見。雖若里堂以人智進化言性善，習齋以力斥讀書言習行，而結局均不免。然則陸王發明本心之論，即孟子所謂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之義，其末流之空言心覺心悟者，固可斥其教人自發自悟，自開自創之風，苟言性善，決不能抹殺此路，又斷斷然矣。又按里堂言因，本含二義。一則所因，如通其所因，變其所因，神化其所因云云，所因者，指其所變通之事實言；一則所以因，如神農因於伏羲，及非好古敏求，何以因之說，所以因者，即指所以為變通之方法與事實言。則所以因者，即是革，即是創，非因襲之因矣。里堂以變通言因，故但懲空洞之陋，而無承襲之弊，此則猶賢於當時漢學家，惟以讀書博

古爲學者已。

里堂言性善，其主要義有二：一曰義之時變，里堂謂「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正義內章語。是也，其說如上舉，又其一則曰情之旁通。其言曰：

里堂論情之旁通

禽獸之情不能旁通……人之情能旁通……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如是則情通……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正義乃若其情即可以爲善章。

里堂謂義之時變者，相當於東原之言解蔽，里堂謂情之旁通者，相當於東原之言去私。惟東原謂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二者分言之，於是有忠恕反躬與精察幾微之兩途；里堂則一以智愚說之，其不得時變之義者爲不智，其不識旁通之情者亦不智，而智即吾性之神明也。苟吾性之神明得暢遂而毋窒，則義之時變無不知，情之旁通無不得。惟其能變而通，故曰性善。此其爲說，似較東原尤完密焉。然里堂時亦分言之，故曰：

聖之爲言通也，通之爲言貫也……大戴記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

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通釋釋

詩主通情
禮主時變
易義兼之

此以智與恕分言也。然一歸之於吾性之神明，則雖分而仍合矣。智即義之變，恕即情之通。里堂既以義變與情通二者說孟子之性善，又復廣推其說於六經，謂詩教主通情，毛詩補疏序。禮教主時變，禮記補疏。而會其義於周易。里堂易學三書，處處發揮此通情與時變之二義，惜其拘牽於時尚，未能擺

脫注疏考據面貌，卓然自抒心胸之所得，效實齋通義體例爲之，則其成績，必遠超於今諸書之爲一鱗一爪，隱現出沒於煙雲霧縠之間者，無疑也。郭嵩濂養知書屋集卷七周易釋例序，謂：「魚氏循易通釋，其辭博辨不窮，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意於互卦，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魚氏之弊，在以易從例。」所言頗中魚書之病。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里堂論學，既尙情之旁通與義之時變，故其論學態度極明通廣大，頗不喜唐宋以來所謂異端之說。乃別爲異端二字創新解，其說曰：

執其一端爲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論語通釋釋異端。

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必固我。異端反是……執一卽爲異端……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執一由於不

端執一卽異

忠恕。同上。

里堂所謂不忠恕，蓋謂惟知己之所有，而不知人之亦各有其有也。故曰：

聞見之外有不知，聞見之內亦有知之有不知……蓋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求知於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爲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通釋釋知。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此里堂之所謂執而深惡焉者也。故曰：

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孟子之距楊墨，距其執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文集卷九攻乎異端解下。

善與人同
則不執

執一在止
知此不知
彼

里堂既惡執，故言權，曰：

趨時能權
則不執

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文集卷十說權一。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說權二。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說權三。說權凡八篇，可合觀。

又曰：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貶損，則至害道而害人。如執於禮而視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賤其君而使君止於敵，執一端以至於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

聖人所以重能權也。通釋釋權。

然則里堂言權，仍不越通情達變之兩義也。里堂言通情達變，言權，惡言執，故又不喜矜，不喜定。文集卷十有說矜一篇，說定上下二篇，可參看。

里堂論一貫忠恕

里堂深惡異端執一，乃反而言一貫忠恕。夫謂執一者不達於義之時變，此說猶顯，知之者多，謂執一則不達於情之旁通，此說則晦，知之者少。里堂於此發揮特有深趣，此即其一貫忠恕之說也。其言曰：

善與人同
即忠恕一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

：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通釋此處多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

一語。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

指，何以至於此？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

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

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

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

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

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文集卷九一 以貫之解。

又曰：

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其用，此一貫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又曰：

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

忠恕之極
度

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通釋釋仁。

里堂此論，可謂宏深圓密，較之實齋爲學必本性情之說，尤爲本末兼賅，物我並顧。德儒尼采，以憐憫爲弱者之道德而創爲超人之說，豈如里堂所言，不使天下立達皆出己施，爲始盡忠恕之道者，遙爲深厚而入情耶？里堂亦深以其一貫忠恕之說自喜，故其序通釋也，謂「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於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則其書要旨在是，可知也。余謂陽明拔本塞源論，乃以孔孟之知命盡性爲老莊之齊物逍遙，若里堂此說，可與並觀矣。

里堂論同異一多

里堂論異端，論一貫，其說皆與昔人異。蓋里堂之論性，乃重視其異而不重視其同，故曰：

人各一性
同而實異

人各一性，不可強人以同於己，不可強己以同於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實異也，故

君子不同也。通釋釋異端。

又曰：

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卽分於道也。

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通釋釋一貫忠恕。

分故不同

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為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即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即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正義性無善無不善章。

又曰：

理即分

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旨，故戴氏東原詳為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芒乎未聞道矣。正義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條。

里堂謂性不妨歸諸理，即東原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之說也。惟里堂本此極論性分之不同，則似非東原所及。其言以性為理，非起宋儒，又曰：性不妨歸諸理，皆糾戴說之偏。既定性分之異同，則進而論為學之一多，其言曰：

聖人重博
重多

聖人重博重多，乃曰：……予一以貫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貫。

之何多之有？

多與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貫之旨，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即貫其多，亦非也……多聞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聞，即有所不聞，己有所知，即有所不知，則合外內之跡，忘人之分……藝有六，流有九，學詩不學易，不知易也，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即可通於萬，豈然也哉？通釋釋多。

此即實齋爲學必本性情及其博約之論也。里堂輩行稍後實齋，雖未能盡見實齋書，而爲論頗若時兼東原實齋兩家之長矣。

里堂論漢學考據

里堂治經方法

里堂一極富文藝天才之人也。乾隆己亥年十七，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諸城劉墉石庵。問學經乎？曰：未也。曰：不學經，何以足用？又曰：不學經，無以爲生員。里堂歸，乃屏他學而學經。文集卷一感大人賦。然里堂治經途轍，亦復與當時風尚不同。里堂幼承其祖父學，好易。丙申，十四歲。自塾歸，其父問日課，舉小畜彖辭。曰：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里堂自後著易通釋，即本此發軔。文集卷十六易通自序。其學主就經之本文精思，眇會得其大義。其治易與當時所主治

漢易者不同。治他經，亦以治易之法治之。其治論語，曰：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董揚班之說。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其意境途轍，亦非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零碎考釋之類也。里堂能詩文，讀書每玩大體，又精天算，能爲嚴密之考核，二者交濟，又治宋明理學者言，故其成就，頗與當時專務考據者異。而里堂亦深不喜考據二字，嘗與孫淵如書極論其事，曰：

里堂論考據

無性靈不可言經學

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無所謂考據也……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趙宋以下，經學一出臆斷……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撫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

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文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里堂此書，在乾隆乙卯，為袁簡齋散書後記有考據著作之辨而發也。實齋通義內篇卷五，詩話，又書坊刻詩話後，又外篇三與吳晉石簡，皆駁袁說，論考據不得別稱一家，此章焦二人立說之同時相通也。翌年又與劉端臨書，謂

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學。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為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文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

此與東原以義理考據辭章分學術為三途者，深淺有殊，而與實齋文史通義議論，頗相桴鼓也。里堂之所以深惡於考據者，正為其不能用思以求通。里堂又暢論之於論語通釋之釋據一條。其言曰：

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則以許叔重鄭康成為斷。據其一說，以廢衆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在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於是非十二子。由秦

有據即執一而不通

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微……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莫之能明也。各經其經，各師其師，石渠之議，同異互執。孟子改師法，遂不見用。江公與王式同爲魯詩，至嫉而相詈。嚴彭祖與顏安樂同事，眭孟而各持所見，譬如五季之亂，各據一地，據淮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孟蜀，揚子雲惡夫當時之習……曰：「一閩之市不勝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讒譏之學，各習其師。」……班固作藝文志……曰：「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然東漢諸儒，執一尤甚……范蔚宗論鄭康成曰：「東京學者，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康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轉相傳祖，莫或譌雜。至有分爭主庭，樹朋私里，繇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衆之說而案以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於注禮，前說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於一，誠能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

鄭義，或相爭難，至於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冲作釋疑引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寧道孔顏誤，諱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屏之矣。服鄭之外皆屏之，則仍兩漢譎譎之習。蓋必據鄭以屏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屏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况其同為說經之言乎？

論語通釋釋據。

此則暢論兩漢以來所謂經學家知據不知通之弊，惟鄭康成能不專據而求會通，今康成且不當據，况又別據以屏康成，其言可謂廓清摧陷，纖翳不留矣。然其時所謂漢學者，尙猶據康成，後則復據今文屏古文，康成亦在所斥，至謂自有康成而兩漢十四博士專家之經學遂亡，是誠考據學之末路，皆惟求有據，不能用思以求通者也。然當時經學家所以專務為考據者，夫亦曰我以述古也，里堂於是又深辨之，作述難五篇以見意。曰：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孟子能述，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為己之道，以己之道為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

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如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為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文集卷七 述離一。

又曰：

作述無等差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孔子……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為述孔子，而甲詆乙為異端，乙斥甲為楊墨，究之……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述離二。

又曰：

學者好詆謫人，人不易詆也……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述離三。

能非乃能述

漢儒之學
非即孔子

善述須無
我存人

又曰：

學者翫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嗚呼！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耶……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弟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爲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爲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爲漢學者也。噫！吾惑矣！述難四。

又曰：

善述人者如善醫……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或縣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所，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一物而無物不明……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不善述

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述難五。

凡里堂所謂述之難者如此。述作無等差，各當其時。苟非深有得於里堂所論時變旁通之義，能自出性靈，以運思而求通，而專據古人之一說以爲述，則里堂之所謂誦寫，非述也。否則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曰古人如是，則里堂之所謂托，非述也。惟其專據而不能會通，故終不足以言述，而當時漢學家，則專以考據爲述，故里堂深非之也。里堂本此而評論當時成學著書之等次，凡分五級。其言曰：

著書五派

通核

據守

校讎

摭拾

叢綴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踟躕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贗爲真，亦其弊矣。叢綴者，

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

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

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文集卷八
辨學。

是里堂所譏爲據守者，尙列二等，其下如校讎撫拾，則只是學者預備工夫，非可語於成學。叢綴一途，貌似通核，一得其整，一得其散，蓋通核者出其餘事爲之，亦可由是而進窺通核之藩籬。通核之於叢綴，正猶據守之於校讎撫拾也。然則經學塗轍，由里堂之見論之，只有通核據守兩派，可謂成學，而里堂則力主通核極斥據守者也。

里堂與實齋

統觀里堂成就，闡述性理，近東原，平章學術，似實齋。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里堂繼起，能綜匯兩家之長，自樹一幟，信可敬矣！惟里堂於東原素深服膺，而實齋書則未全覩，其讀書三十二讚，大抵皆當時漢學家言，獨屬一文史通義，亦僅佩其論文史義法諸說耳。實齋批評當時經學家之意見，里堂似未詳知。里堂殆所謂能述之乃能非之，其非議當時之考據者，乃由其精治考據而得，乃不期與實齋之說頗多暗合也。

離菴樓集卷十七有贈方鐵珊序，自記平日研治詩文情況，謂詩與古文迭相疏密，又說始好食蒜，已乃愛韭，執一不變者愚，而每嗜其一則必赴以深

情。此等處可見里堂性格，實活潑而兼脆擊。其迭相疏密爲課，正又與實齋類似，知兩人性好，亦有一部分相通也。

然里堂雖力言變通，而里堂成學格局，實仍不脫據守範圍，凡其自所創通之見解，必一一納之語。

里堂論學
缺點

孟周易；里堂雖自居於善述，然自今觀之，與當時漢學據守諸家，仍不免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其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及解格物諸篇，文集卷九有格物解三篇。若脫離舊文，自造新說，固足成一家之見，若以此
爲述古，則不惟不通核，抑且難據守，又何以服當時漢學家顯顯於考據訓詁之業者哉？

蓋里堂論性善，仍不能打破最上一關，仍必以一切義理歸之古先聖人，故一切思想議論，其表達
之方式，仍必居於述而不作，仍必以於古有據爲定。故里堂既爲論語通釋，又爲孟子正義，集中論
義理諸篇，亦必以語孟話頭爲標題，言義理決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據守而何？又其治孔孟，仍守六
籍爲經典，雖於詩禮諸端，未多發揮，而奇思奧旨，往往寄之治易諸書，不知易之爲書，未必卽是孔
門之教典也。又里堂既務爲通核，乃不願爲考據著述分途，論語通釋專言義理，乃早成之書，未刻
入雕菰樓全書，而別爲論語補疏，與易通釋孟子正義諸書，均以發抒義理之言與考據名物訓詁
者相錯雜出，遂使甚深妙義，鬱而不揚，掩而未宣。以體例言，顯不如東原原善疏證，別自成書，不與
考據文字夾雜之爲得矣。故其先謂經學卽理學，捨經學安所得有理學者，至是乃感義理之與訓
詁考據，仍不得不分途以兩全。雕菰樓集卷七申戴篇，述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里堂極辨東原所謂義理，乃其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然要知考據與義理，在東原自身，顯屬兩事，未能併歸一體矣。此則經學權威必以此降落，而學風將變之候也。合觀東原實齋
里堂二人之學，正可以見斯間之消息矣。

里堂書中，尚有論命一義極精善。里堂論性，主人智進化爲說，故言命亦主創造革新而不主有一成不變之命。其論見於其說易之書曰：

道變化而巳，命分於道，則有所限。有當安於所限者，不舍命是也。有不當安於所限者，申命改命致命是也。命而能改，能申能致，則命不已，卽道之不已。如是乃爲知命。自變通之義不明而未受命未順命之文，遂成一莫解之說矣。易通釋卷五命。

昔船山論學，主性乃日生而日成，命亦日新而日受，里堂所見，頗與相似，故其說孟子性命一章，亦較東原爲圓密。其言曰：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



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卽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

集文

卷九知命解下。

里堂言命全本人事，與向來以天意言者不同，猶其言性善全本後天智慧，與向來以先天稟受言者不同也。

芸臺傳略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八十六。江蘇儀徵人。里堂其族姊夫也。芸臺數歷中外，所至提倡後學，主持風氣，不遺餘力。督學浙江，修經籍纂詁，及撫浙，立話經精舍。任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撫江西，刻十三經注疏。其校勘記多出段懋堂洪震煊徐養源諸人手。總督兩

廣，立學海堂，編刻皇清經解。晚年爲體仁閣大學士。其致仕歸里之年，清廷以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雅片煙事，奏禁雅片，固芸臺督兩廣先言之也。及芸臺卒之明年，而洪楊起於廣西，芸臺猶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領袖一世，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鎮。咸同以下，世亂相尋，稽古之業，亦遂衰焉。

芸臺論學宗旨

原 芸臺與東

芸臺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交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經室二集卷七南江邵氏遺書序。）時戴東原卒已十年，懷祖子田皆東原弟子也。芸臺講學，頗師承東原，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意。其

言曰：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按其事在嘉慶三年戊午。）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

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

勸新知也。（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

經籍纂詁一書，其議亦先發於東原。（見錢竹汀經籍纂詁序。）以古訓求義理，本東原所主，而自古言之，則宋自不

如唐，唐不如晉，魏，晉魏又不如漢也。又曰：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詁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詁詁不明。（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

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經室集自序。

然若僅務詁訓而不求義理，則亦非是，故曰：

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

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

此等議論，完全戴學面目也。然自古訓求義理之說，惠戴皆主之。語詳東原章。故芸臺於惠氏亦深契，其

序江藩鄭堂生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卒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七十一。漢學師承記有云：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甘泉江君子屏，得師

傳於紅豆惠氏，……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

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經室一集卷十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鄭堂又為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均不著錄。見其子鈞跋語。而

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在焉。可證當時惠戴論學固無差歧，以古訓發明義理，而取徑於漢儒，兩家意

見實相一致，芸臺則聞其風而起者。今觀其集中如論語論仁論一集卷八。孟子論仁論一集卷九。性命

古訓一集卷十。諸巨篇，皆所謂以古訓明義理之作也。伊川論學者，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張南軒祖之，類聚孔孟言仁，而朱子不甚謂然，云恐長學者欲速好

芸臺古訓論之推衍

芸臺與定宇

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宋儒未嘗不知將古訓類聚而觀，惟領悟之淺深，仍不在此。其他如論語一貫說，近人若以阮氏方法爲漢學家獨擅，宋儒皆專輒自信不守古訓，此豈爲知漢宋之辨者？

大學格物說均見一集卷二。亦同爲講明古訓之文。而所以講明古訓者，則一以古人之言爲依據。如論語

解亦二集卷二。引劉向延篤諸人論語孟子論仁兩篇，據鄭玄仁相人偶也一訓，孟子論性命章，據東漢

趙岐注，此皆依據漢人古訓之明例也。又推而上之，謂

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猶非親受業於孔

子者也。七十子親受業於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一集卷二曾子十篇注釋序。

推。芸臺之意，凡取法孔子者，其時代去孔子益近，其說益可信。故宋不如唐，唐不如晉，魏晉魏不如

兩漢，兩漢不如子思，孟子又不如七十子，此皆本其自古訓明義理之一意推衍而得者

也。此間尙有真偽一層，芸臺似未細辨。故信大戴記曾子十篇爲真曾子語，又信孔子三朝記謂與論語並重，（一集卷十一與洪筠軒頤煊論三朝記書）信孝經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實聖門微言，（一集卷二孝經解）此皆

其失。然若義理自古訓中來，則孔子所得之義理，亦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訓中來矣。芸臺本此而有

詩書古訓之推尋，其言曰：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論。孔孟之學，所以不雜

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

一行，皆深奉不疑。續集卷一詩書古訓序。

自孔孟推至詩書

自兩漢推至孔門

故芸臺自兩漢之古訓，推而上之，至於七十子，又越孔子上推而至於詩書焉。然依芸臺此意，嚴格論之，孔孟義理，出於詩書之古訓，詩書之義理，復何出乎？若必以最先之古訓為貴，則推溯古訓來源，必有窮極。錢大昕謂蒸民之詩，孔子歎為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方植之駁之云：「是時六經未有，籀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為何等訓詁？」一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此即推溯古訓必有窮極之說也。主張自古訓求義理，起自竹汀定字諸人，且何以最先之古訓，即至芸臺而竭，植之遂有以掩其後，然後微言大義之說起，此亦漢學窮極必變之一端也。且何以最先之古訓，即為最真之義理乎？此尤無說以解者。而義理自古訓中來之意見，即無形摧破，而芸臺不之悟也。芸臺所極自得意者，即在其推溯古訓來源之一事，其性命古訓一長篇，即本此意而成。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故芸臺僅為論語孟子論仁論，不及詩書。

曰：芸臺又申說義訓最古即義理最精確之意於釋敬一篇。續集卷一。其言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支。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即敬也，加支以明擊蔽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文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

謂敬字本訓恆自肅警，後乃變為端坐靜觀主一，其說縱是，然學者何以必恆自肅警，不當端坐靜觀乎？此別是一事，與敬字義訓無關也。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論之云：「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即以說文證之，儒所疑，戴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造字之誤耶？說文心部自有愍字，與恭字。若謂文相次，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則知敬字義訓，亦並不能專從外面行事說也。」

自詩書推
至造字之
聖人

字最古之義訓，卽人生最高之真理。此稍一置思，可悟其不然。清儒推尊漢學，亦爲其去孔子較近，欲求孔子書中義理，不得不借徑於去孔子較近漢人之訓詁；而孔子義理何以當尊，此別爲一事。今芸臺卽本惠戴兩家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推進一層求之，乃超越孔子而前，謂孔子義理亦本之詩書之古訓，然則孔子亦止等於一漢儒，乃不得不轉而爲古聖人造字本義最精確無弊之說。然則孔子著述之聖人，乃不如荒古造字之聖人也。芸臺本此而論性字之義訓，曰：

性字之造，於周召之前，从心，則包仁義禮智等在內，从生，則包味臭聲色等在內，是故周召之

時解性字者樸實不亂，何也？字如此實造，事亦如此實講。再續集卷一節性齋主人小像跋。

然則自周召乃至孔孟，不過爲幾個能解字的聖人而已。清儒唱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自居爲解字者，今乃欲強坐周召孔孟亦與漢儒清儒同等並列，爲解字之聖人，然則彼造字之古聖人又何人乎？一切最精確之義理，果包蘊於造字最先之初，而此最先造字之古聖人爲後世一切義理準繩者，其人何人，若茫若昧，已在荒晦不可知之域，卽芸臺亦不得不僅而稱之曰古聖人而已。推極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終不得不超越孔子而上，否則孔子義理何從來，仍是問題。既超越孔子而上，終不得不極於不知誰何之造字古聖人，而古聖人之造字又何始乎？芸臺又說之曰：

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一集卷一釋矢。

自造字之
聖人推之
人說話之聖

其說亦是矣。則造字古聖人，其最先義理，乃得自開口出聲說話之古聖人也。苟本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苟本捨古何以求是之意，充類至盡，不得不推溯及於開口出聲說話之古。以其茫昧難尋，乃不得不降而稍下，求之於初造字之古，而猶苦其茫昧而難尋也。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初見於詩書之古。如芸臺所云，

尚書之虞性西伯戡黎節性召誥毛詩之彌性大雅卷阿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性命古訓。

然猶或苦詩書之簡略不詳備，難盡尊式，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孔孟之古。孔孟去我亦已遠，其義訓亦未可驟曉，乃求之於七十子後學，及並世諸子，乃至於兩漢說經之言。此則清儒精神大率如是。芸臺不過其百尺樓頭更上一層者也。

塔性說

芸臺又有塔性說，文見靈經室續集卷三。大意謂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梵語稱之曰窣堵波。

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絕不與臺相混……至於翻譯性字則

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宿照，人受之以生，或為嗜欲所昏，則

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

中國經典內，

原注：經典釋文所謂典者，老莊也。

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

相近。

原注：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爲明顯。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

此言復性，謂復其自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

於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

此譬如執臺字以當翠塔波而不別造塔字也……然而與儒經尙無涉也。唐李習之……作

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內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於心而著於書者，仍

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是直以塔爲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

……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爲不同，與召誥孟子之性更相去萬里。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

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繼此而有復性辨，亦見續集卷三。曰：

復性辨

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爲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卽馬蹄天放也，卽所謂初也。以天放爲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唐李翱復性之書，卽本之於此……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爲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爲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爲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以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

經而面壁見性也。

芸臺之辨精矣！其深闢莊周李翱復性之說者，意亦本東原。然芸臺不悟若自古訓求義理之說爲之實同一反本復初，將同一使人還歸於茫昧淳樸之上古也。

阮福雷塘菴主弟子記卷六庭訓云：余之學多在訓話，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賢儒

自命，故論仁論性命古訓，皆不過訓話而已。塔性之說本應載入性命古訓之後，嫌其取譬少入於諧，然由晉人清談轉入翻譯釋典，又轉入於唐人之復性，實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徹，將來姑收入續集而已。則芸臺講學，不脫訓話根柢，芸臺亦鄭重自言之。然芸臺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之說，則截斷衆流，卓乎爲乾嘉考據樹一至堅定

之標的矣。芸臺同時如方植之，雖力詆漢學，而卒能不先慮夫自考據之厭倦而一變爲陸王，（詳後）稍後陳爾甫曾濬生論學，雖均有主約之說，然特足爲阮說之補充或修正，未能對阮說爲反駁也。

芸臺誤解性命

抑余觀芸台於古訓，亦有未能明白求之，適得古訓之真者。如上論敬字之例。茲仍舉其性命古訓爲說，其言曰：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

誥孟子盡心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命。……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

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

岐注曰：……美味，……美色，……音聲，……芬香，……安佚，……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恩愛施於父子……理義施於君臣……禮敬施於賓主……明智知賢達善……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今按孟子此章，趙注本甚是，卽朱子集注亦不誤。自東原疏證別創新解，轉嫌欠強。芸臺又節外生枝，比附於召誥，說益支離。孟子命字乃遭遇之命，趙岐一語已足，何得與哲命敬德互相牽纏？芸臺誤認古訓必大指相同，故爲之比附，又誤於東原疏證只認食色爲性，不欲將孟子仁義禮智云云，直捷認爲性分中所有，故遂支離欠強說成如此。又如論語論仁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芸

臺謂「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然孟子論仁篇又謂「孟子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以仁義爲本心，與以仁爲本心之德，所別何在？既認仁人心也之說，又何以謂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芸臺此等處甚多，由其先未有一根本之見解，既牽纏於古訓，又依違於新說，故時見矛盾模稜也。

芸臺專據康成

以相人偶爲仁，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辨之云：「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从千从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嘗以相人偶爲仁也。又謂仁當作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釋，專求諸外近遷，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乎？方氏商兌對此亦有詳辨，見卷中之上。無怪譏評漢學者，謂彼輩只能考訂名物，談

及義理，便無是處，亦由如芸臺此等處授之口舌。然若謂古訓自可有異同，則此異同之間，孰爲得其義理，孰爲不得？若謂愈古則得義理愈正，則孔孟尚非甚古，勢必至違棄孔孟而後已。若謂孔孟得義理獨正，則古訓之尚在孔孟以前者，何以轉不如孔孟之可據？此皆無說以解。故既主自古訓求義理，則必認古訓爲大指相同，苟欲彙列並說，自不得不爲之勉強比附，此亦勢之有必至也。芸臺性命古訓，凡舉尙書臯陶謨，西伯戡黎，召誥，洪範，詩大雅文王，卷阿，抑，周頌昊天有成命，春秋左氏傳，劉康公，邾文公語，穀梁傳，周易文言，乾象，萃象，繫辭傳，說卦傳，孝經，論語，禮記，中庸，禮運，樂記，王制，孟子諸書，凡言及性命，莫不同其意指，此固甚難之事。

論孟論仁兩篇成績較佳者亦在此。

然芸臺要爲闡此一

踐徑，要爲實做從古訓求義理之工夫也。

芸臺爲實
做從古訓
求義理工
夫之學者

今就芸臺里堂兩家爲學，合而觀之，其學風同源於東原，亦同主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而其用力之途轍，則兩家確有不同。芸臺長於歸納，其法先羅列古訓，寧繁勿漏，繼乃爲之統整，加以條貫，如前舉性命古訓之例；經室一集卷一有釋順釋達兩篇，亦用古訓歸納之方法也。里堂則長於演繹，往往僅撫古書一兩字，引申說之，

極於古今，如論語通釋用據於德游於藝一語，乃力斥據之無當於爲學，至於千數百言是也。又按研究

古訓有兩法：一則會通以求之，如芸臺之所爲；一則分別以求之，如當時所謂西漢專門家法之學。芸臺國史儒林傳序於孔廣森公羊春秋，張惠言虞氏易，特致推尊，即分別以求之學也。惟自理堂之見言之，則二者皆爲有據，與里堂所唱求通之學不同。故芸臺每喜舉河間獻王傳實事求是一語，而里堂則主以我之性靈思而求其通。若以

古人例之，則芸臺近朱子，里堂近象山。故芸臺集中極斥陸王，里堂則頗喜陽明，此兩家爲學途轍之異，亦自其性情以爲別也。至其影響於後學，則以兩人出處顯晦之不同，芸臺遠較里堂爲大。其

所編刻諸書，如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學海堂經解，皆大有惠於學者。其在浙立話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興起尤多。以芸臺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其在粵，又頗推譽陳清瀾學菴通辯，

謂其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續集卷三學菴通辯序。粵之學者因雜治朱子，後有陳澧蘭甫，其學蓋開學海堂芸臺之遺教而起者。著漢儒通義，即芸臺性命古訓之舊規也，力主讀六朝隋唐注疏，即芸臺

學海堂策問。續集卷三。所提倡也。方植之先已推許此說，謂爲儒林議議，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方氏又謂「鄭氏

未嘗詳玩，客氣好事，矯異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其論當時經學家未能細讀注疏，亦與以後東塾言合。惟東塾主會通漢宋，植之則主宋抑漢，芸臺乃尊漢抑宋，此三家之異耳。故東原

當日力詆宋儒，而其後承東原之風而起者如芸臺、如里堂，其言義理，皆不能爲孔孟與宋儒間造一嚴格之壁壘，里堂並不斥宋，芸臺晚年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辯後云：「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理必出於禮也。」此雖偏重禮字立說，然謂朱子中年講理精實，其意與東原選東原疏證，經集無之。若自此點言，似芸臺識東原不如里堂之深。然兩人皆不守漢宋壁壘則一也。其極卒匯而同流焉，此則又自河北顏李以來一番起落之波瀾也。

凌次仲傳略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慶十四年己巳，一七五五—一八〇九。年五十五。其父經商海州之坂浦場，家焉。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唐詩別裁集及詞綜，携歸就燈下讀，遂能詩詞，而六經未全覩也。年過二十，亟思發憤讀書，著辨志賦。時兩淮漕使奉朝命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字句違礙者，次仲遂至揚州，從事讎校，得脩脯自給，年二十七矣。越兩年，至京師，從遊於翁覃溪，始習舉子業，嗣以進士爲寧國府教授。母沒，哀毀骨立，嘗一日，旋卒。次仲治禮極精，又熟於史，其友甘泉江藩稱之，謂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多得。先進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孝臣汪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又稱其駢體文在胡穉威孔巽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

次仲與東原

次仲與東原

次仲論學極尊東原。為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謂

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大興翁覃谿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為言先生為學之始末……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廷堪於先生為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輯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

次仲論朱子陽明

其推挹嚮往如是。故次仲於宋明朱王之學，均致不滿，晚年賦姚江篇詩在戊辰，次仲年五十四，翌年次仲卒。有云：

六經日月光中天，家法端賴儒林賢。王何以來弊漸出，稍有異論違師傳。翻新好奇宋所尚，竟以二氏參遺編。援儒入釋始關洛，理窟時扶曹溪禪。晦翁無極本丹訣，貫通佛老尤融圓。襲其精微詆其迹，面目雖變心神專……陽明學亦考亭學，竊鈎竊國何譏焉！至今兩派互相詬，稽之往訓皆茫然。本天本心苦爭辨，潢潦烏足言通川……
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此次仲論學態度也。

次仲之復禮論

次仲復禮論

次仲治經，最精於禮，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其文集有復禮三篇，阮芸臺稱之為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擊經室集次仲凌君傳。其意謂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

性與禮之關係

次仲論荀卿

聖人之道，一禮而已……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良金之在卅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為削，非臬氏之模範不能為量。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為轂，非輅人之繩墨不能為轅。禮之於性也，亦若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是金之為削為量，不必待鎔鑄模範，材之為轂為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復禮上，校禮堂文集卷四。

蓋次仲分言情性，以性為具於生初，情則緣性而有，實即宋儒先後天之辨也。以性本至中，情則不能無過不及，實即宋儒性本至善夾雜氣質乃有不善之說也。程易田以性必待氣質而有，情之發亦初無不善。議論均較次仲為圓密。

禮為復性之具，如金之待鎔鑄，木之待繩墨，則全是荀子性惡善偽之論。程易田以禮為性中天秩之。而所有者，亦較次仲說精。而其所謂節情復性者，亦幾乎莊老反本復始之義矣。次仲議論淵源荀子，有荀卿頌直言之曰：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然也，制禮以節之，自少壯以至耆耄，無一日不囿於禮，而莫之敢越也。制禮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飲射，無一事不依乎禮，而莫之敢潰也。然後優柔厭飫，徐以復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別無所謂性道也……夫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附，舍禮而復性，則茫無所從。蓋禮者，身心之矩則，即性道之所寄焉矣……孟子長於詩書……荀卿……所推……皆禮之精意……後人尊孟而抑荀

無乃自放於禮法之外乎？校禮堂文集卷一。

又曰：

卓哉荀卿，取法後王，著書蘭陵，儒術以昌；本禮言仁，厥性乃復，如范范金，如繩繩木。上。

東原論性本近荀子，而空尊孟子性善以爲說。次仲深慕東原，乃論古徑推荀卿，較東原爲條達矣。

次仲又曰：

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上。

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

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後儒……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復禮中。

次仲謂義因仁生，禮因義生，則先王制禮大原，端在此心之仁矣。願曰爲仁惟禮，求諸禮始可以復

性。是。原。仁。制。禮。者。惟。屬。古。人。後。人。祇。能。習。禮。以。識。仁。不。得。明。仁。以。制。禮。此。亦。與。東。原。所。謂。古。訓。明。而。古。聖。賢。之。理。義。明。古。聖。義。之。理。義。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亦。從。而。明。之。說。為。徑。略。似。要。之。祇。許。古。人。有。創。後。人。有。襲。不。敢。求。古。聖。之。所。以。為。創。者。以。自。為。創。而。通。其。變。故。使。義。理。盡。於。考。據。此。則。東。原。次。仲。之。缺。也。宋。儒。重。義。理。故。言。理。東。原。次。仲。重。考。據。故。言。禮。次。仲。又。言。之。曰：

禮與理

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媿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誠如是，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顏子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耳。……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復禮下。

又曰：

五常實以禮為之綱紀，何則？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後生禮，故仁義者，禮之質幹，禮者，仁義之節文也。夫仁義非物也，必以禮焉為物。仁義無形也，必以禮焉為形。……記曰，致知在格物，

物者，禮之器數儀節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復錢曉徵先生書（癸亥）文集卷二十四。

徵學之流變

夫而後東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言禮。同時學者里堂芸臺以下，皆承其說，一若以理禮之別，爲漢宋之鴻溝焉。夫徽歙之學，原於江氏，胎息本在器數名物律曆步算，以之治禮而獨精。然江氏之治禮，特以補紫陽之未備。一傳爲東原，乃大詈朱子，而目其師爲婺源之老儒焉。再傳爲次仲，則分樹理禮，爲漢宋之門戶焉。至曰格物卽格禮之器數儀節，是宋儒以格物爲窮理者，次仲以格物爲考禮，尋之故訓，其果若是乎？次仲十年治禮，考覈之精，固所擅場，然必裝點門戶，以復禮爲說，籠天下萬世之學術，必使出於我之一途，夫豈可得此皆當時漢學家意氣門戶之見驅之使然，亦不必獨病次仲也。

次仲之好惡說

次仲好惡說

次仲復有好惡說，立論與復禮三篇互相發。其上篇曰：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性字祇一見，卽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好惡說上，文集卷十六。

此以好惡言性，其說甚是，顧專以聲色與味言好惡，則非也。好惡固有關於聲色味者，然實不盡於聲色味。卽以禮言，古人尊天事帝，崇神敬祖，哀死樂生，而有禮，禮不能無聲色，禮不盡於聲色也。謂節人對於聲色好惡之過不及而有禮，則淺之乎言禮矣。東原言性善，專就食色之性言之，與次仲言禮，專就聲色味之好惡言之，同一失也。既專以聲色味之好惡言性，故曰性不可以不節，芸臺承之，乃有節性之論，要之爲荀學之承統而已。

次仲好惡說下，乃力斥宋儒事理體用之說，謂之爲禪學，其言曰：

宋儒理事
體用之說
本於釋氏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卽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爲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按樂記：一好惡無

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一則宋儒所謂好惡當理，正本樂記，烏見其必爲援儒入釋之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按樂記：一禮

可易者也。一鄭注：一理猶事也。一淮南子詮言：一唯能勝理，一注：一理，事理情欲也。一事理並稱，亦漢人常語。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說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

之理。按道理互訓，尤爲常見。呂覽慎行：「則可與言理矣」，淮南子原道：「是故一之理」，本經：「喜怒剛柔不離其理」，主術：「而理無不通」，說林：「不如循其理」，脩務：「殊體而合於理」，汜論

：「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注皆云：「理，道也」。呂覽察傳：「必驗之以理」，注：「理，道理也」。廣雅釋詁三：「材實綸理魯厲命裕，道也」，「王念孫疏證，七字皆有說，獨理字絕不論，不知何故。」其

宗旨所在，自不能揜。又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

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說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二禮字，

亦云謂不背於理，按：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樂論亦同。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禮器：「義理，禮之文也。」則無違禮以不背於理說之，亦非大謬。無端

於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其他如性即理也，天即理也，鄭注樂記天理滅矣，已云理猶性也。尤指不勝

屈。故鄙儒遂誤以理學爲聖學也。然理事並稱，雖爲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

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宗，始拈出之。按王弼老子注，上德不德章：「雖貴無以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此處體用對舉，尙在達磨東來前。至盧慧能

著壇經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爲本，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故其大學補傳

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大本爲道之體，達道爲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

從心所欲，以爲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說忠恕，以爲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

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至於論

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云禮之爲體雖嚴，補出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舉。然

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即無在而非禪學矣。……夫好惡原

於性，子產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時學士大夫，尙知此義。……宋儒最喜言學庸，乃置好惡不

論，而歸心釋氏，脫口即理事並稱，體用對舉，不知先王制禮，皆所以節民之性，好惡其大焉者

也，何必舍聖人之言，而他求異學乎？……晁以道曰，體用本乎釋氏。然則雖在宋人，猶有見及

此者。近時如崑山顧氏，蕭山毛氏，世稱博極羣書者也，而崑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賀凌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閩，而開卷仍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阱獲而不能出也。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

理義乃禪學乎！文集卷十六。

次仲此論，證宋儒以理事體用字解經，原於釋氏，援據尤明備。然六籍所無，而爲義蘊所宜有，後儒加之發明，此正後儒之功。程明道謂天理由己體得，卽是此意。若謂其字來自釋氏，卽謂其學乃釋氏之學，則道字見於老莊，儒家卽不得言道，理字見於佛書，儒家卽不得言理，治漢學者，欲專以一禮字代之，其事不可能。且宋學與釋氏雖同言理，同言體，其爲學精神途轍固非無辨，且佛書亦並非一字要不得，亦非無一處可與孔孟相通。陳澧東塾集卷四有復戴子高書，謂：「自唐以後，不獨儒者混於佛，佛者亦混於儒。學術未有久而不變者。且唐以後皆華僧，其未出家時，固嘗讀儒書矣，而所見所聞皆中國之俗，儒者之教，後雖學佛，不能盡廢。大約自唐以後，儒者自疑其學之粗淺而驚於精微，佛者自知其學之偏駁而依於純正。譬之西方之人向東行，東方之人向西行，勢必相遇於塗。一東塾不守漢宋門戶，故於儒釋亦得通解，語雖平淺，實非次仲子高之所與知也。必若以考覈爲義理，卽以用字之同，證其學術之無異，排宋入釋，奪儒歸禮，如次仲所云云，乃亦仍有未得爲定論者。次仲言好惡，好惡不能無節也，先王制禮以節民之好惡，次仲言之矣，而先王制禮之大原，何在乎？次仲亦謂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生禮矣。宋儒雖不專言好惡，而固常

言仁，宋儒亦未可深非也。陽明則明明以好惡言良知矣。東原之排宋儒，猶辨理欲，辨仁智，範圍尚大，今次仲惟欲以禮節好惡四字，上接孔荀傳統，盡排餘說，所見已狹，實未能超東原而上之也。

次仲論慎獨格物

次仲又有慎獨說，謂

禮器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

如此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即學庸慎獨之正義。……然則學庸之慎獨，

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按此語實嫌不辭。禮器謂禮有以少為貴者，因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內心之精微，故不得不以少為貴，此謂禮之器數儀節，不足以表達其內心之精微，今反

謂是禮之內心精微，內心指在人，豈在禮乎？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又曰：此按

指禮器「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曰，禮也者，

物之致也。」此即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

儀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參悟木石何異？文集卷十六。

又曰：

考古人所謂慎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今按此數語更嫌不

辭。若謂禮之內心精微在行禮時，即不得謂雖不見禮，若有威儀也。若謂此內心精微並不在行禮時，又何以說是禮之內心精微乎？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按次仲下引，故曰

君子之所不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皆人所不知已所獨知，與禮無關。當知獨坐觀空，與已所獨知，亦非一事。

……又考古人所謂格物

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既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

按此言似只認禮有精義，不認天地間別有事物之理矣。宋儒訓格物為窮理，並非主張參悟木石也。其與大學原意合否可不論，然大學原意，決不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工夫，全在格禮之器數儀節，則斷可知。……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即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尙何疑乎？文集卷十六。

如次仲此說，聖人學問只有一禮字，然禮何從來？且禮之義，時為貴，苟不知制禮之原，即無以通禮之變。義理之學，盡於考覈，次仲與懋堂仍出一途。良以當時學風，本尙考覈，於義理並不精，而必架空為大言以駕宋儒義理之上，適足陷於東原之所謂意見也。

次仲論漢學流弊

次仲治經精審，於當時堪推巨擘，然好越訓詁考據而言義理，架空為大言，抑揚漢宋，蓋承東原之風而益甚。然次仲要不失為一深心人，於當時漢學流弊，頗能道之。與胡敬仲書癸丑夏。闡發尤詳盡，其言曰：

都中奉到手書，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復申，空言漸細，是固然矣。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遂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

漢學不足
盡千古之
學術

次仲論漢
學流弊

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耄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庠無異學，授受有專家。西京之盛，蔑以加之。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衆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爲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譁然而攻之者，如此其衆也，豈非變於始者難爲力乎……至鄭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官者……於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及魏晉以還，鄭氏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

魏晉至隋
唐爲又一
變

後，南北分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慎。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寢微。唯資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又一變也。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啖助趙匡，舍三傳而說春秋，時人未之或從也。宋劉原父七經小傳出，稍稍自異於傳注。嗣是有疑及繫辭者，有排及詩書序者，王文公導之於前，朱文公應之於後。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

謂聖人之學只有一禮，不悟禮器亦小戴之篇，五經非一禮可盡。則其爲學取徑，亦何以全異於所譏？

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

按次仲單據禮器一篇解學庸

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而凌儀王氏，金華范氏，數公者，尙能以舊說自持者也。元仁宗皇慶二年，詔易用程氏朱氏，尚書用蔡氏，詩用朱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用古注疏，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學術之又一變也。元明以來，儒者

唐至宋明
爲又一變

清代漢學
淵源

當時學風
之真態

墨守程朱，亦猶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鄭服也。元行沖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則又寧道孔聖誤，諱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陳氏經典稽疑，郝氏九經通解開其端。然其書或守誦習之說，而未安於心，或舍傳注之文，而別伸其見，學者咸以詭異視之。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培擊詆訶，不遺餘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尙多，未能盡合古訓。元和惠氏，休寧戴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必尋古義，蓋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按此段述漢學淵源，本出明人，西河而下，並及惠戴，證次脈絡，最爲分明。本書東原學衛淵源一節，其意次仲早言之矣。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卽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卽以毛鄭爲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尙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僞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爲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文集卷二十三。

次仲此文，論風尙流變，極似同時章實齋論漢學弊病，極似稍後陳蘭甫而次仲又有志於矯其弊而毅然持之之人也。其辨學篇亦言之曰：

弟子問於博士曰：……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輔嗣爲異端，書以古文爲賈作，毛詩以淫奔爲

非左氏以杜注爲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聞見，則彖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問也！今夫……學術之變遷……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衆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衆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爲矯枉之術，攘臂於既興之後，遂爲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無害於西施之真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己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授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抉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爲之探索，伏而未發者爲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爲說易入其爲教易成，以篤學爲鄙俗，以空談爲粹精，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數百年來，不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於此而欲踵其故迹，襲其緒言，譬猶水沸於

漢 鄭服變西

濂洛關閩 變隋唐

壑，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之，增其燔，豈不誤哉……寒極則必暑，陽極則必雨……故易不獨培擊輔嗣也，將荀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詩不獨關淫奔也，將以箋傳爲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注也，將以賈服爲依傍焉……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閔小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淆，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偽士不可以亂眞儒也……子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並其不當疑者而疑之，今所信者，衛道之正論，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衆末流之失也。是故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謂之抱殘守闕，爲所爲於衆人共爲之時，則謂之雷同剿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並論列乎？文集卷四

考證之學，至惠戴已臻全盛，而弊亦不勝焉。次仲此文，在癸丑前，與癸丑與胡敬仲書並觀，可以見當時漢學風氣矣。次仲他文，可以見當時漢學流弊者尙多，如云：

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爲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雲霧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大梁與牛次原書，（戊申）文集卷二十三。

爲學不通世務，不切時用，爲漢學一大病。又爲汪容甫墓誌銘，謂

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聆之者輒掩耳疾定，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氏，德清胡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尙書者，閻氏也。尙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

世稱專攻宋儒者。

好罵宋儒

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以爲千古絕業，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按次仲謂容甫好罵宋儒，汪孟慈孤兒編學交，劉先生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先君若聞人舉宋儒輒罵，則不與之友矣。胡竹邨云：仲子先生罵宋儒最甚，則凌蓋假先君以自附耶。據此則次仲亦是好罵宋儒者。又復孫淵如觀察書云：

伏讀來札，云近時爲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爲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文集卷二十四。

罵鄭與佞

不僅罵宋罵朱子，又進而攻擊東漢，罵康成，此又當時漢學一病也。然當時漢學家必尊許鄭於考亭陽明之上，以爲聖學之宗傳，而許鄭訓詁，亦自有失，固難盡掩。孫星衍同時有管世銘緘若，其人乃時文家，然韞山堂集有漢學說一篇，論孫氏佞鄭，頗足發矇，茲爲并錄。其說云：

鄭康成博洽貫穿，蒼諸經之精蘊，集漢儒之大成，厥功偉矣。但詳語而未能精擇，純雜參半……

近代學者，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高言漢學……則必以鄭

說爲大宗。崇奉太過，卽鄭說之誤會。經文沿習衆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爲之說，旁引曲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此則鄭氏之佞諛……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爲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姑以尚書……開卷言之，鄭訓堯典稽古爲同天，爾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嘗言也……必由漢初諸儒，本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二語，爲放勳義疏，經口授者傳譌顛倒，遂以同天移帝堯之上，因以當稽古之訓，鄭氏耳熟而沿其誤也……夫康成羽翼諸經之功甚鉅，千慮一失，不足爲康成病……譬如食瓜舍蒂，嘗梨棄核……偏嗜者乃并其蒂核咀嚼而誇美之，夫豈瓜與梨之知己哉？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鳴，駸駸入古人之室矣……忽去而說經，有不尊奉鄭氏者，駢面戟手而與之爭。余未嘗與辨，而心不以爲然，著是說以糾其失。又竊取韓稚圭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易之義，不必示孫，亦以息爭端全交道也。

學術之盛衰，一往一復，歷時必變。風尚歇，則是非白，雖有大力，莫之能持。孫氏以漢學護法，極推康成，然已不足服同時鄉里之口，更何論於後世？王鳴盛蛾術編卷五十八鄭康成下注：鶴齋按語云：「先生生平專守鄭氏一家之言，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

辨證詳明，洵爲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於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卽斥之，必欲強天下之人悉歸於鄭學而後可。一孫王同於佞鄭，及其反動，乃爲罵鄭，而漢學漸衰矣。次

仲雖頗然孫說，然次仲又謂

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緒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途始隘也。漢十四經師頌，文集卷十。

其意固在砭鍼夫執一師所垂為圭臬，懸一氏之義作標準者，而承風逐流之徒，則又不至於尊西京斥東都不止，是又次仲所言學術必變之大例所莫可逃也。次仲又謂：

以許掩孔

六書廢已久，訓詁多闕殘，一二篤信儒，闢發誠艱難，殷殷考訂時，亦擇心所安。纒兒擇唾餘，羣籍束不觀，但取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載者，毅然信筆刪。用力既不多，已足驚愚頑，尋彼沾譽念，真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尙可寬，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學古詩之一，校禮堂詩集卷五。

漢學本主以訓詁明義理，其極遂至以許慎掩周孔，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今人治甲骨鐘鼎，流弊所極，亦有似之者。次仲又曰：

高擡考覈

儒者不明禮，六籍皆茫然，於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誥何以詮，不明宮室制，願命何以傳，不明有司徹，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儀，安能釋賓筵，不明盥與薦，易象孰究研，不明聘與覲，春秋孰貫穿，如衣之有領，如官之有聯，稽古冀有獲，用志須精專。學古詩，詩集卷五。

此則儼然東原七經小記之說而範圍尤狹，必如莊子天下篇所謂天下皆以其有為不可加，遂以考覈為義理之原，又以禮之器數儀節為考覈之原焉。漢學考據家意氣之日盛，此又當日一大病。

也。

次仲之史學

次仲不僅治經精善，其史學亦為流輩所推。然其論史有可異者，嘗謂：

反民族觀
念之歷史

論

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為攀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即紕繆。拓拔起北方，征

誅翦羣寇，干戈定中夏，豈曰無授受？葛爾江介人，弑篡等禽獸，荒淫無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

有天下，四海盡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漢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宋元，坐令大

綱覆免園迂老生，永被見聞囿，安得如椽筆，一洗賤儒陋。學古詩，校禮堂詩集卷五。

治漢學者必斥宋，宋儒論史，主嚴辨正統，次仲乃譏為賤儒之陋。而以金晟比漢文，又深惜其謀之

不臧，坐失滅宋之機。書金史太宗紀後，文集卷三十一。又謂

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讀宋史，文集卷五。

又謂

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全上。

而於秦檜史浩，皆力持平反。書元史史浩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深惜元人不能重用擴廓，付以恢復之事，遂令明祖

坐大而有天下。書元史陳祖仁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為十六國名臣序贊，文集卷十一。謂

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

對於范長生、陳元達、張賓、王猛諸人，若不勝其仰敬之私。又爲十六國名臣補贊，全旁及慕容恪、苻融，目之爲宗賢。嗟乎！此其治史之意，所爲深異於船山、亭林、梨洲諸老而適成其爲乾嘉之學者，則又深心治史之士所當引以猛省深惕者也。

附許周生

許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子，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七六八—一八一八年五十一。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稱盛。大興朱珪曰：經學則有張惠言，小學則有王引之，詞章則有吳鼐等，兼之者其許某乎？著書號能持漢宋之平，極爲時流推許。

周生論學語

周生爲學，蓋亦值漢學之全盛而頗感不滿者，其大意備見於寄答陳恭甫同年書。鑑止水齋集卷十。謂

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彥以爲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今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此似指典章制度等言之，其說頗似方植之。非考證學發展到相當限度，不能發此想也。

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說，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爲之。此似焦理堂所謂漢學家，中……夫人之爲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校讎，披拾叢綴三派也。

周生論學
大旨
經學上之
悲觀論

孔子生今
世所學不
過由明溯
宋

之所尚，非善學者也。此意極似章實齋。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此意極似魚里堂。宗彥自惟生平思過于學而學又屢變，此自述學風全似章魚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爲之有年，乃悟二代之去今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爲說，况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而已嘆文獻不足，至軒農唐虞，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此論爲章魚方陳諸家所同。以後今文家遂以古經籍言變法改制。

此雖周生寫述一己感想，然足以反映當時學風轉變之大體矣。周生又暢論其意於原學及學說之兩篇。原學曰：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聖人是以著六經，示後世……聖人之教學也，期于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一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爲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者爲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

學問虛實
之辨

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方植之謂漢學家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與此正反適合。然而不爲是者，則羣斥以爲空疏。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疎寡效者也。此辨學之虛實，亦與植之全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又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此視宋明儒者見解稍寬，而與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亦微別。……夫六書亦

何嘗非學，而以爲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爲學，則惑之甚也！……敝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爲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爲名，而撫拾以仿倣之，蓋數十年于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鑑止水齋集卷十六。

此正式對於由古訓以明道之說，施嚴厲之攻擊也。學說篇則曰：

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

此論所由與陸王顏李異途。以後漢學轉變，如陳蘭甫提倡鄭玄朱熹，常州學派專治公羊，皆

仍就讀書博

古一路。……學也者，所以求知也。……始于知言，知禮，終于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

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愒愒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總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鑑止水齋集卷十四。

原學一篇所以破學說一篇所以立。芸臺為周生作傳，錄其學說一篇，而不採原學，以原學之所破，正是芸臺學術立足點也。周生之所謂學者，在

乎治性情，達政事，而止至善。語亦見上文。至其所以為學者，則見於其所為書齋之記，曰：

余不肖，幼秉先人之訓，讀周公孔子之書，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政事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真偽……思竭慮畢，能效其區區，以佑聖化之萬一。鑑止水齋集卷十四 鑑止水齋記。

此周生論學大旨也。周生又有禮論三篇，其言曰：

古之聖人，欲天下之久治安也，於是為禮。禮也者，靜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亂，由於人心之動靜……大亂之後，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盪滌而撫安之，天下翕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衆，物力日耗，富貴者恃財力以縱其欲，貧賤者常不勝歆慕，以生覬倖。在上者繩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與權者所為也。我一日得其位與權，則所以繩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繩之。威之於是，政刑不足以靜民，而益以速其動。稍前有洪亮吉之意言，程瑤田論學外篇之覺夢，稍後有龔自珍之平均篇，均可與此互參，以見清代之自乾隆盛極後社會之狀況與其意象也。古之聖人，逆知其必至於於是也，故於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為一

周生之禮論
禮以靜人心

代之禮以治之。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萬事，尊卑異等，莫不稽之天理，合之人情，爲之一定。之節制而不可越，則民無所生。其覬覦貴者富者，行其禮之所得爲，不爲榮，貧者賤者，亦行其禮之所得爲，不爲辱。上下相磨厲以禮，則無歆慕勢力之心。……雖有兵凶之變，而民猶知顧恤於禮義，則不至於動而難靜。禮論上，鑑止水齋集卷十六。

又曰：

禮以同風
俗
後世以禮
爲具文

自漢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禮。其異於三代者，……三代之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詳於上而不行于下，此其所以異也。……禮非專爲天子設，……後世國家有大典，儒臣博議，依仿古禮而爲之，以飾耳目而已。至于祭祀婚嫁居室墳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嘗一一爲之制焉。其編於禮書者，自公卿之家猶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況于庶人乎？然則其所爲禮者，具文而已。……士民各從其鄉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趨于浮華誕慢而不可止。……蚩蚩之民，日相耀于勢利，則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無所別，而祿位輕，四民不相異，而賢知絀，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而上下不相親也，其使民驚然而不靖者，皆禮之流失爲之也。禮論中。

又曰：

或曰，禮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擾及天下，而終不可行耳。是不然。順人情而制

禮。樹。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蓋。人。情。所。甚。不。便。者。莫。過。于。無。節。無。節。則。貧。賤。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貴。者。亦。終。不。能。以。自。暢。卽。如。一。送。終。也。飾。以。綵。繒。盛。以。鼓。吹。導。從。甚。且。難。以。俳。優。百。戲。而。又。蕩。然。無。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從。頽。俗。此。豈。人。情。之。所。樂。哉。……有。聖。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爲。之。節。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見。天。下。之。人。從。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禮論下。

自戴東原以來，學者相戒惡言理，而以禮代之，里堂芸臺次仲其著也。周生與諸人同時，於此未能自外，然其言禮，主今不主古，主社會庶民不主朝廷君相，其議論發端於人情世故而不重窮經考覈，亦其異也。周生成進士，芸臺爲其座主，兩人又爲姻家。而論學諤諤不苟合，芸臺亟稱之。其同年陳壽祺恭甫，推爲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見壽祺所爲墓志銘。其見敬於時賢如是。惜其多病不壽，未能極學力之所至。其卒歲，正江鄭堂在廣州督署，刻行漢學師承記之年，而繼此有方植之著書盛毀漢學，其論乃頗近於周生焉。

汪家禱

仁和汪家禱，字漢郊，亦肄業詁經精舍，遺著有東里生燼餘集二卷，其儒與二氏出入論，謂

天人五行，漢人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味味歟！統

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此防空悟一說，與方植之同見。

又與陳扶雅書，謂

近世雅重漢學，妄論真漢學，亦不盡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微論，况歷久至虞氏，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檢牘，比擬詳定，恐經旨不如此破碎。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異何又不同？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尚書力闢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僞孔，卽鄭注無有者，仍不得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闢其書，何足令人心服？詩四家同本荀卿，一堂受業，縱有異同，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傳，未必盡經師本旨，或出陋儒附益，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謂陳已棄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爲貴，諸大儒之書，皆當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宋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概爲抹殺。如必限定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者，今復用之於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班史無章賢，鄴都無王粲，精

專則是，而閱覽則非也。魏默深經世文篇卷五亦錄此文。

此亦自經術轉而為經濟掌故，識趣堪與周生並駕，駸駸乎薄梨洲謝山之藩籬矣。詰經粵海，皆漢

學最盛結集也，而岐趨異論如此，不足以規世變乎。又按東里生燼餘集卷一六藝流別論，亦主成周官師合

胡維君

有聞於章說也。余觀里堂次仲漢郊諸人持論，與章氏相通者甚多，實齋思想議論，其影響於當時者已至深矣。又桐城胡虔，字維君，為廣學篤，謂一國朝通儒碩學，暨宋人之失，義不敢臆造，語必有據依，疏通證明，以求本始，洵漢以來說經之盛軌矣。乃風會所趨，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近不妨棄其精華，古則必珍其糟粕，以為去聖未遠，自有所受。夫以子夏之學，傳為田子方吳起，彼二子之言，果聖門之緒論乎？且推崇叔重，詬厲紫陽，幾於萬口一聲。而撰述之體，博引繁稱，以多為貴，一字之偏旁，音訓動輒千言。以古準今，事窮則變，不數十年，知必有厭倦而更張之者矣。」胡以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世與汪相若，議論亦相似。胡氏曾遊鄂，與章實齋同修湖北通志，相交契，宜其識議及此也。

方植之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咸豐元年辛亥，一七七二—一八五二。年八十。嘗學文於姚姬

傳。阮文達督兩粵，延修廣東通志，又授經文達幕中。著漢學商兌書林揚禪兩書，皆譏彈漢學。

方氏論學大要

漢學商兌

植之評漢學大意，備見商兌一書，其序例成於道光六年丙戌，是年乃文達在粵最後之年。儀衛軒

集卷七有上阮芸臺宮保書，自獻其商兌，惜是書無年月可考。鄭福照所為年譜，附儀衛軒後集。定著商兌

在道光四年甲申，然亦無他證。近梁氏清代學術概論，謂商兌成書在嘉慶間，益無據。要之成書在丙戌前，刊行則在辛卯，又其

後之五年也。文達在粵十年，立學海堂，刻經解，在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頗招致名士，以宏獎漢學自任。江鄭堂漢

學師承記八卷，即刻於粵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翌年而植之亦赴粵。後商兌刊行，而鄭堂即以是年卒。商兌

於鄭堂師承記及阮刻經解均致抨擊，謂

方氏評漢學師承記與學海堂經解

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關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著錄。……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為難，非徒不為公論，抑豈能求真得是。卷上。

蓋阮刻經解，其意本如鄭堂師承記所列經師經義目錄之類。芸臺為師承記作序，謂「嘗思國朝

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欲析縷分條加以剪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勒

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其先計劃如是。略近經籍纂詁。後乃苦其繁重，乃創始為今刻經解之編輯。鄭堂

之師承記，芸臺之經解，皆漢學極盛期之產品也。而植之其時亦適在粵，乃不禁對此全盛之空氣

而生反動。其議論所到，實亦頗足為漢學箴砭者。其言曰：

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

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卷中。

植之又深斥自訓詁求義理之見，謂專據說文以證經義有十五謬。詳卷中之下。姚惜抱文後集卷二跋許氏說文，謂「許書非一人一時所

成，故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又不著為何家之經，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植之頗承其意。又新城陳用光碩士序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證，引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

考據只在紙上

說文不足盡恃

古制爲塵
飯木齒
朱子卽實
學事求是之

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遺其非，乃爲善學，於錢竹汀曲禮許氏處，頗有糾難。文中亦引姚說，此皆當時桐城一派對說文所持之見解也。其於考禮以易理之說，亦極致非難，謂

禮者爲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理幹是非，禮是節文，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今欲申其蔑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納之三禮注疏，是尙未及率履之禮。李容顏元李塨等有懲于明儒心學之失，務以躬行矯之，似也。……茲漢學者僅欲以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統，又下於二曲習齋輩一等。卷中之上。

又謂

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制度，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爲定論。他如蔡氏賦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爲真知定見。……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卽未能明，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之制，亦塵飯木齒耳。三統之建，忠質之尙，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卷下。

凡植之所以駁斥漢學者，率具如是。而於朱子尊護尤力，謂理卽事而在，卽物窮理，卽實事求是。卷中。

之。又謂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不如漢學諸人所訾謗。朱子自言，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

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漢學家刪去最後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

卷下。大抵植之此書，議論駿快，稍前如章實齋，稍後如陳蘭甫，同時如許周生，皆於當時漢學極盛

空氣中感不滿，持論亦往往與植之書相出入，惟皆立言有節，不如植之肆口無忌，以造詣言之，則

文史通明不如實齋，經義湛密不如蘭甫，識趣深細不如周生，而惟以縱橫排奐見長，然亦頗為並

時學者推重。即其首列諸家題辭可見。良以漢學已臻極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學術將變應有之象也。

植之書於商兌外尚有書林揚禪，謂

書林揚禪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

慨後世著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凡見所及，爲十有六

論，以諗同志。

其書亦倚撫時病而發，與商兌爲姊妹篇也。揚禪末載商兌序略，今不見於商兌，商兌末亦述及揚禪，兩書同刊於辛卯，蓋亦同時所成。惟商兌專務

糾駁，揚禪則稍有建白。大率其書上不逮章實齋通義，下不及陳蘭甫學思錄，而風格差近。要其在

漢學極盛之時，努力欲創一新趨，雖識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頗有平坦淺易處，可以繩當時漢學病

痛者。植之復有待定錄，乃隨時劄記之稿，未刊行。又儀衛軒文集卷一有辨道論一篇，謂

辨道論

考證漢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棄心而任目，剗敵精神而無益於世用……使其人稍有
所悟而反乎己，則必齷然厭之矣。齷然厭之，則必於陸王是歸矣。何則？人心之蕩而無止，好爲
異以矜己，迪知於道者寡，則苟以自多……吾爲辨乎陸王之異以伺其歸，如弋者之張羅於
路岐也，會鳥之倦而還者必入之矣。

其後陳蘭甫起於粵，倡爲鄭朱同歸之學，亦所以防倦返者之歸於陸王也。今文學派則轉而治春
秋，以發明微言大義爲標幟，而德清戴望子高倡爲顏李，凡此皆倦鳥也。惟均不歸陸王，植之言卒
不驗。是蓋乾嘉尙實博證之風，尙有其宰制牢籠之力，使後之來者，雖變不能脫其樊。倦鳥之颺不
厲，囿阱之防尙密，此亦道咸以下學術風氣迴翔往復終不能一變故昔之所由也。

夏
炯
仲
子
集

又按當塗夏炯卯生，

生乾隆乙卯，卒道光丙午，年六十二。

有仲子集，桐城姚石甫武進李申耆寶山毛生甫俱推之，許

其識見爲百年所未有。而姚氏序之，謂其與植之之書若遙相和者也。父鑾，官新安，炯與兄弟斨、燮皆年少隨侍，猶及聞微學諸宿如程瑤田、凌廷堪、汪萊諸人之議論。及鑾再宦新安，又得交俞正燮，江有誥，皆徽人所稱考據名儒也。然斨、燮皆以理學史學成名，炯早年亦治訓詁考據，繼而悟其非於漢宋之見力爲平反。集中於清儒自顧亭林以下，如毛西河、朱竹垞、閻百詩、臧玉林、惠定宇、戴東原、錢竹汀、盧抱經、江長庭、段懋堂、王懷祖父子以及阮芸臺、凌次仲諸家，皆有糾彈，而於乾隆以下

臧惠所倡以小學說經以訓詁明義理之說，排駁尤力。其學於清主楊園稼書，於明主敬軒心吾，循是以上溯紫陽，而辨陸王之非。此道咸以往治理學者，軌轍大率皆然。而仲子集議論明暢，條貫不紊，量其識議所屆，猶在唐鏡海倭良峯諸人上。其弟燮治朱子尤精密，考辨明當，亦勝王白田。近人於景紫一集頗有流傳，而仲子書獨晦。民國有鉛字排印本。其集寫定於道光庚子，距商兌行書不越十年，議論亦時有高出商兌之上者，亦考論當時學術思想轉變一可注意之書也。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子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一 常州莊氏

莊方耕

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學，始於武進莊存與，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

其學不顯於當世，而頗爲後之學者所稱許。阮元序其書，謂其「于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專爲

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又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柄鑿不

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

齋遺書卷首，而阮氏研經室集未之收。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

之正匯也。」又曰，「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醞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

門人爲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示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爲空言

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見董氏易說序，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

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費之辭，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

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韓傅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於器械，致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未嘗支離釀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爲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虜公所爲真漢學者，庶其在此！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入奴之見，自異焉。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至龔自珍爲莊氏神道碑銘，定菴文集卷上。乃舉莊氏之不辨尙書，今古文真僞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輊之間，斷然捨此而就彼矣。至於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卽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爲得學術之

正統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準。乾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轉，而不滿於乾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莊氏爲學，既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爲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

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爲考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王引之與焦理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

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王念孫拜經日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其實則清代漢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其學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岐趨，不足爲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徬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爲公羊，又轉而爲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漸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爲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姪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所著曰珍藝宦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于庭，葆琛稱之曰：「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爲師，宋于庭可以爲友。」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

又陽湖惲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一。與葆琛略同時，著三代因革論，謂

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龜觚蠹簡，推原故事，其

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論一。

又曰：

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修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三代因革論八。

其言極悍廉明盡，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領，遂輾轉牽引，至於以二千年前漢博士專門絕業，掇拾補綴，謂可以當二千年後經世之大任，則何啻所謂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如漢博士之所為哉？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於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為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

二 劉宋

劉逢祿，字申受，

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

亦籍武進。幼傳外家莊氏之學，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

其業，謂

又曰：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爲首，於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嘗以爲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筭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公羊何氏釋例敘。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爲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泱，人事備，以之網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執故舊徧京師，不往干謁，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張氏爲學亦由惠、氏家法入。

公羊春秋
特盛之背
景

也。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即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

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

外家之傳緒，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春秋。因其備治春秋又折而趨於公羊焉。

因其具師傳詳條例。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首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此與申受專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前乎申受

孔巽軒

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

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於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至申受乃舉何氏三

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著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錢氏文例證暨

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尙書，實同為考證學之反動。與條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何

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為辨，此焦理堂所譏為據守之學也。常州公羊學之淵源於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遂為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

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又為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

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歆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又為論語述何

則並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四年，卒咸豐十年，年八十二。著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於春秋，蓋

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續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又為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晚

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並尊，蓋幾幾泯漢宋之見焉。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乾嘉學者辨廢漢

今古文與
漢宋門戶

宋于庭

魏默深

宋，道成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爲一變。乾嘉研習討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於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詁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爲又一變。此後南海康有爲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三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魏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豐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

文。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

鄭，爲書古微。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於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嘗謂

今日復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

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本家法攷敘。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並言，魏氏則

轉尙西漢，故既斥毛詩，又尊董於何。然主微言大義，重經術政事，則仍當治易春秋。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崇，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真於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卽是一絕大異點。然默深之求微言大

義，頗不據於傳注，謂

經有奧義，有大義。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足。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

又曰：

自明以來，學者爭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爭漢宋。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諍？

劉魏之異

今文與公羊

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卽論洙泗淵源，亦止云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託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爲壹行，以詁經爲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爲困勉之學。全上，按所譏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闡甫爲強。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此則幾由漢返宋矣。故

曰：

明之季，梁谿戴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於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將以播虛就實，而聽其自得則瞭然，以所見諸用則瞭然。卷四張鐵甫墓誌銘。按陳闡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卽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於乾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菴態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尤於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致深慨焉。謂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爲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懣。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

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一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

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一條，遂以誤憶。

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汜再汜四，昭昭國門可懸，南

山不易矣。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

焉。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騭茲錄諸人，亦廁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弟昭符。是宋本今本五

百年未之有改也。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警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

奇貨。至書目於慶元黨禁謂南宋亡於諸儒，不得委之侂冑，於龜山集謂東林起於楊時，遂至

再屋明社。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無之，亦魏氏誤憶。則固無譏焉。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按南宋胡致堂讀史管

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以爲篤論。而考答問實無此語，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書

讀史管見後以此爲譏。然尙不如默深所發之甚也。魏文亦多誤，然所論提要門戶之見則甚是。李慈銘日

記駁魏文，至謂四庫所收言行錄或非足本，則有意迴護矣。夏仲子集卷五讀四庫提要，謂國初若張楊園

李二曲魏環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諸儒，皆卓然理學，無片紙隻字錄入四庫，其所採國朝之書，朱竹垞

毛西河閻百詩萬充宗萬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書，最爲詳備。譏爲不知體要。又讀簡明目錄，謂各門

類書一涉宋儒，卽有微詞諷語，至程朱所訓各經頌在學宮者，僅詳卷什，不置一詞。謂四庫館諸公竟專

與宋儒爲對。要之提要門戶抑揚之見過深，不足以持平服衆也。

乾嘉所以詆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詆乾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見世風之驟變，而是非之無定矣。默深尤力詆東原，謂其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又歷指其著書之不德。魏氏遺文書趙校水經注後，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時平定張石舟種，有全氏水經注辨誣，亦證東原攘竊，文見薛刊全校水經注附錄，張氏舟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頗推

知戴竊趙書確然無疑也。

默深又嘗贊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著海國圖志及聖武記諸書，感切時變，有志經濟，而晚節仍以辨漢儒經學今古文名家，則甚矣。時風世業之難迴，苟非大力，斡旋氣運，足以驅一世而轉趨，則仍必隨逐，因循至於途窮而後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爲考據之反動，其終匯於考據之頹流，魏龔皆其著例也。

四 龔定菴

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爲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

傳略

龔鞏祚，原名自珍，字璉人，別號定菴。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五十。父闈齋，名麗正，爲段玉裁女婿。定菴天才早秀，年十二，卽得聞其外祖小學之

傳。年二十八，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進士，時年三十八。負才氣，久困閒曹，以禮部

主事棄官歸，爲道光十九年己亥。越兩年卒。

定菴之論政

學者政論
之復興

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卽諺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卽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不徒莫之談，蓋亦莫之思。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卽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經學之所由一趨於訓詁考索也。嘉道以還，清勢日陵替，堅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爲政論焉。而定菴則爲開風氣之一人。定菴雖自幼濡染於樸學，而早年持論，頗已著眼於世風時政。嘉慶十九年甲戌，定菴年二十三，爲明良論，大意謂：

士皆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清暇之官，知作書法廢詩而已……堂陛之言，則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以出，別求乎可以愛眷之法……如是而封疆萬一立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巳，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尠矣。

洪稚存（亮吉）卷施閣文甲集補遺有廉恥論，已先定菴言之，可參看。

蓋定菴一家，自其祖匏伯

敬身字
配懷。

父闈齋，兩世仕宦。定菴年十一，卽侍父居京師。至嘉慶十七年壬

申，其父簡放徽州知府，定菴隨侍南行。居京國適踰十載，當時朝廷士大夫風習，定菴雖少年，英才

定菴之明
長論

卓犖固已得其涯略矣。定菴又夙工韻語，為懷人館詞，其外王父段茂堂為之序，深獎其詞之工，而

謂「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道且愈遠。」叮嚀教戒，欲其銳意於經史。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亦在嘉慶

壬申又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田。經韻樓集與外孫襲自珍札，事在嘉慶十八年癸酉。而其時定菴學問志趣，似不屑屑為經

生，而頗有取於其鄉人實齋章氏文史經世之意也。嘉慶十九年甲戌，聞齋議修徽州府志，延歙汪

塾泉龍。陽湖洪孟慈給孫。諸人為纂修，定菴亦預其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有與徽州府志局

纂修諸子書，見定菴文集卷上。大意謂「府志非史，特為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

之義，宜繁不宜簡。」其議論已儼然似實齋。而尤著者，則在所為乙丙之際之著議，此等題目亦做實齋。蓋

創稿於嘉慶乙亥丙子間，時定菴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於漻漻治古經籍，而有志為昭代治

典之探討，暢見其趣於著議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

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

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

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

謂之後王之民。王者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

定菴與章實齋

定菴之治學合一論

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本朝之先王，……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耒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乎？此文亦名治學。

此其陳義至新穎，而實承襲實齋六經皆史之說也。定菴外王父段氏爲東原大弟子，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孫屬草箸議之年。學術隨風氣而變，風氣依時代而易，觀於此，而實齋所謂「學術當以經世，勿趨風氣追時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蓋實齋之唱六經皆史，與常州莊氏之所謂「尋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同爲一時之孤徑。方其生，聲名落漠，而終不能抑塞其

定菴論漢
學師承記

後世之大行。至定菴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學之與常州，若略其節目，論其大綱，則同爲乾嘉經學之反響，故遊其樊而得相通也。定菴之不滿於當時所謂經學者，又見其意於所爲江子屏所著書叙。文成嘉慶二十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跡，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話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

此其抨彈漢學，大旨與實齋通義之說絕類。定菴既爲江書作序，又附箋極論江氏書名之不安，謂大箸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實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漢人所能專。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瑣碎鉅釘，不可謂非學，不得謂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

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大易洪範，體無完膚……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扞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此箋亦在丁丑冬至，卽乙丙著議之後一年也。

凡定菴早年深不滿於當時所謂漢學者如是。而定菴之學業意趣，乃亦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於當代之治教。於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其意見於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其言曰：

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墜，以俟踵興之改圖……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樂一

姓。

此文亦名勸豫。管同因寄軒文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吳包世臣爲說儲，在嘉慶辛酉，已切實爲清廷擬新制矣。越後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極於戊戌之變政，然如廢八股，開言路，汰冗員諸要

端，包氏書亦一先之也。

然當嘉道之際，去雍乾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飽，而定菴已憂之，曰：將敗，其豫師來姓。汲汲爲一姓勸豫，人其孰信抑且目爲狂。定菴乃深憤懣而見其意於箸議之第九。其言曰：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

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闔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塵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黜，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諄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諄且悍，且眊然眊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鄉之偷，聒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此文又稱乙丙之際，塾議二。

定菴抱掩世之才，具先觀之識，危言高論，不足以破一世之詭譎。其後三十年而洪楊難作，定菴所謂不遠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變法則尤有待於一世之人才，人才則有待於百年之培養，而定菴之世何如者？定菴謂世之衰徵於無才，而無才則原於無培養。定菴又微見其意於所爲江南生彙筆集叙，謂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寬，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意管同異之擬言風俗書已暢論

之。安吳包慎伯著說諸，主罷八股，以明經術策時務應之。又主設給事中，以新進茂才除授，直門下，主封駁詔勅，國有大政大獄下九卿者，國子監祭酒得手教諸生各以意爲議，呈本師彙擇奏之。其書與管文略相先後。管氏謂清政安靜於廟堂學校之間，大臣無權，臺諫不爭，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包書則正從正面立法以矯其弊也。包氏已大膽爲清廷草擬改制書矣。經學家承其後，乃以孔子春秋相附會。其所謂糾虔

士大夫甚密者，於定菴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爲太倉王中堂核奏疏書後，其文絕瑰麗，如怨如慕，極動宕之致。謂

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心，特識夙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爲例，卽羲炎項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掞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册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掞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老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

按王掞時年八十四。

……恭讀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

懣。又曰：王奕清請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嘉慶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

見揆之私愛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為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此文成於丁丑，亦在乙丙箚議後一年。

又其一則為杭大宗逸事狀，其文絕冷雋，如泣如訴，極淒婉之致。謂

杭世駿

乾隆癸未歲，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誤記也。

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為五

千言，其一條云：「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

詢廷臣，……意解，赦歸里。

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

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

之。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

作年無考，疑亦在定菴入京前。又按：癸巳亦無南巡事，龔文蓋出傳述之誤。汪滌源雜記云：「乙酉，四舉南巡，在籍文員迎駕湖上。上顧杭世駿問曰：汝性情改過麼？」對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

死？對曰：臣尙要歌詠太平。上哂之。龔或由此誤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開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氣節廉恥？又奈何言人才定菴，又慨言

之於古史鉤沉論之首篇曰：

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願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本文亦名覘恥。又按吳昌綬所爲定菴年譜，謂國朝詩徵序，年三十四（乙酉）著古史鉤沉論七千言，具稟

七年未寫定。已亥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增多矣。

定菴又極言之於與人之箋曰：

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泥沙。與人箋。

噫！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變法定菴於是又唱爲尊隱之論。其詩謂「少年尊隱有高文」是尊隱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世而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則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狙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菴實不能爲一之民，定菴不能隱終且如京師。定菴以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鄉試，卽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會試不售，又明年庚辰會試仍不售，僅得爲內閣中書，真所謂「京師弗受」

矣。然定菴自負其才氣，敢爲出位之言，是年卽爲東南罷番舶議，已佚。國學扶輪社本龔集注云：爲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卷二有禁

定菴之微官吟

用洋貨議，包世臣說儲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議。及其晚年，猶津津自道之曰：

五十年中言定諛，蒼茫六合此微官。已亥雜詩。

其後合肥李鴻章黑龍山述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剝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

設施於今日。此云道光朝誤。

則所謂五十年而諛者，固非誇誕。然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為微官何也。定菴則又慨言之曰：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網其詞。已亥雜詩。自注，「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

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菴年三十。

其後又三經會試不第，乃稍稍寄媚於經術，又放情於金石流玩於釋典，而終不忘其用世。及道光

九年己丑，定菴年三十九，始得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則自

庚辰以來，適十年矣。其廷試對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自詠當日事，謂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已亥雜詩。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繩墨如此。乃又不勝憤懣，激而為弔詭，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禮部試，殿上三

試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千祿新書自序。乃託言為千祿新書，用以嘲世。

時已道光十四年，定菴年四十三，其成進士亦六年矣。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一微官，何吳敦義編：葉德輝譏魏默深已試令，有何政績？龔定庵千祿新書序，胸懷猥鄙，似不當專以猥鄙說之。定菴乃於是而又唱尊命之論。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後之儒者……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曝曝，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菴之無聊賴，乃欲設此自逃遁。然定菴不徒不能尊隱，抑亦不能尊命，以定菴之聰明才氣，終不能「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微官，何困鬱開曹，既不得一伸意，乃於是又激而爲賓賓之說。其言曰：

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者，易盡也。賓賓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者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

賓且進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聘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顛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也。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閭闔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鈞沉論四。

定菴之唱爲賓賓之義者如是，則其先所謂六經皆史，士大夫皆當守本朝之法，以爲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轉而謂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則賓，其學則史，其所待乃在後起之新王。此其爲說，固斷斷非章氏初創六經皆史論之所知，亦非定菴早年

著議乙丙之際時所能自逆料者矣。

古史鈞沉論創始於乙酉，完成於癸巳，已在乙丙籌議後十年至十七年。

故定菴謂「六經周史之宗

子諸子周史之小宗。」

見古史鈞沉論二。

此皆章氏之緒論，而定菴襲之。定菴又謂「孔子述六經本之史，史

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乃異名而同實。」則奇思奧旨，別開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氣激，其志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菴終亦未能守其賓賓之道，終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憂。道光

十八年戊戌冬，林則徐拜欽差大臣，赴粵，定菴爲文送行。

送欽差大臣候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

復申之以手書，則徐覆

之曰：「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行，而旌旆之南，事勢有難言者。」

原書附定菴集。

蓋定菴不得志於

朝廷，欲求一試於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歸志，終不得不折而逃於往者所爲尊隱之高文焉。而定菴又不甘心於終隱，其己亥之棄官而歸也，又賦詩以見意，曰：

棄婦丁甯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話，淚濕紅裙未絕裾。

又曰：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是定菴雖棄官去，終不忘朝廷，異乎其所謂隱，又異乎其所謂賓也。且定菴亦若有不甘於其所自謂隱與賓者。而既終不得志於朝廷，於是乃橫逸斜出，爲紅粉知己之想。其詩曰：「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娥眉。」又曰：「別有狂言謝時望，

定菴出都

定菴之棄婦吟

山妓卽是蒼生。」又曰，「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可謂咏嘆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菴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風流放誕終。蓋定菴既少受家訓，長染時風，又不能忘懷於經生之業。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又曰，「仕幸不成書事成，乃敢齋戒告孔子。」於是定菴乃仍不失爲一當時之經生。而定菴之治經，又一如其論政，往往有徬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概。

定菴之論學

定菴雖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誘引，而若終不欲拘拘治小學，蓋定菴之精神意趣，自有不甘同於乾嘉正統之轍迹者。其不樂經生之媚古，不徒見之於乙亥之際之箸議，及其中浙江鄉試再進京師，猶時時言之，其意可徵於所爲陳碩甫所著書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者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有高語大言者，則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

定菴之經學意見

者也……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省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學煥鏡塘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躓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承琪墨莊曰：使碩甫自信所推舉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此文作年無考，然碩甫以丁丑來京師，定菴以戊寅來京師，文始作於此時，去所爲江子屏所著書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評此文云：「空談性理，非學也。乃樸學之士，矯空疏之弊太過，又謂學盡於是，是古有六書九數而無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學從小學入手，小學者，實兼禮經十七篇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與六書九數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體用備具，千古可息爭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關鍵。」蓋當時議論，不僅不以六書九數盡學問，並不敢以六書九數盡小學矣。戴望爲陳碩甫弟子，再從此一轉身，遂折入顏李路上，則此文誠當時一關鍵也。

碩甫乃茂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學自限，乃漸通於治天下，雖同時猶有「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之論，而定菴則徘徊無所一是，且無寧謂其同情於碩甫也。定菴既來京之翌年，己卯，遂從學於劉逢祿，習公羊春秋。又深愛宋翔鳳，謂其「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稱其

「樸學奇材張一軍。」蓋常州之學固已與乾嘉樸學諸前輩不同，固已自樸而轉於奇，定菴之所謂樸學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學有之。定菴亦以奇自負，既不滿於其外王父所治小學之循謹，而欲高談性天治道，則聞劉宋之說而喜之。道光壬午，定菴年三十一，從劉學之三年。乃爲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極推其所爲，尙書既見，其言曰：

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勿復言。古籍墜湮十之八，頗籍僞書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痾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

夫而後閣百詩惠定字諸人所畢精力辨於尙書古文之真僞者，乃曰其術淺且近，今之魁碩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則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學所由與乾嘉樸學考訂異趨也。定菴治經，既務求其通治道，乃曰瑣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銘座詩。定菴不樂「借瑣以耗奇」五字亦詩語。乃務益爲其大。癸未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此物此志也。

陳闡甫評此文云：「孔子至聖，但爲易傳，七十子以下至漢之大儒所箸者，禮記春秋傳書大傳詩傳外傳，從無極五經之義以

著論者。但觀此題，即知其人之無學問，直狂妄而已！一陳顧治五經大義以求通於治道而爲之朝廷天氏論學與異不同，然若使乾嘉諸老見之，恐亦首肯此說。子者弗受，則其道終紉。定菴不能不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終以陷於瑣，此則非盡定菴之過也。道光丁亥，定菴年二十賦常州高材篇，其辭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始

見臧庸在

東。顧述

來哀哀奇才我識憚伯子，絕學我識孫季述。最後乃識掌故趙

懷五味辛

獻以十

詩趙畢酬……

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惑緯戶戶知何休。聲音

文字各參輿，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

怨聲能遁。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讐。常人倘欲開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

凡此所舉，惟算學非定菴所習，其他則定菴皆擅其能事。所謂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歸於瑣，及其瑣乃不得不落於小，逮定菴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論。其言曰：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中，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涓

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

此文著作年無考，然謂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則至早在道光王辰後也。

定菴言當時小學家者如此，可謂精美矣。定菴自謂「年十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即授以許氏部目」，是其浸潤於小學家之庭訓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菴之舉浙江鄉試，高郵王引之伯申，實爲其座主，所謂王尚書是也。尚書既卒，而定菴爲之銘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菴墓表銘作於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聞於尚書者，曰：

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

伯申季子壽同觀其自養齋盛餘錄，有擬復龔定菴書，謂：「先人於先秦諸子史記漢書皆有校正，其說皆在讀書雜誌中，至廣雅疏證未卷，則直

著文簡公名，何閣下曰先君有言，吾於百家不暇治，獨治經耶？」

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

如燕越之相語，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曰：

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所著書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

書云：「先君著經義述聞，名述聞者，善則歸親之義。其中凡先光祿說十之三，先文簡公說十之七，其書聞下亦既讀之矣，今不別其辭，而渾舉曰述聞於兵備，則先君述聞一書，不僅寫錄之勞乎？又閣下獨舉述聞而遺釋詞，竊恐後之讀定菴文集者，就文以攷先人之書，必曰釋詞非王文簡公著也。一按定菴此文，……又實爲對其理想中小學家之風度爲一種極好之描寫，觀於壽同之縷辨，益見與文剪裁有深趣也。」

曰：吾著書不熹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異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此文語意與抱小篤相足，知抱小篤亦略同時也。

定菴之善言當時小學家風格與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愛慕之意焉。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則定菴之爲學，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於治經媚古；其治經也，其先主大義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於預而抱其小焉。自浙東之六經皆史，一轉而爲常州公羊之大義微言，又自常州之大義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壇高郵之小學訓詁，此則定菴之學也。以定菴之才，遇定菴之時，而遂以成其爲定菴之學。定菴之詩又有之曰：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若定菴可謂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菴似不能善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無所於止，乃頽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說，而又不能以宥情終。定菴乃益徬徨無所寧，故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而終之。

曰：

定菴之宥情論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子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定菴之卒

則定菴亦於是乎卒矣！

定菴以暴疾終，其已亥出都，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不攜眷屬僕從，倉皇可疑。雜詩謂「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審故將軍。」又曰，「生還重喜醉金蕉。」其年

十月北上迎眷，謂陳碩甫爲予規書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徵良友之愛。自駐任邱縣，遣一僕入都，兒子書來乞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乃又進次固安。（均見雜詩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張孟劬告余，定菴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清事非實也。張家與龔世姻故知之。又曰：定菴爲粵雅片案主戰，故爲穆彰阿所惡。余謂定菴若爲顧太清出都，其詩中不應反復自道，若惟恐後人之不知，則傳說自未可信。若孟劬說，定菴終爲不能守實之道自全也。惟王國維人問詞話有云：「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怒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定菴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歸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則其論至深酷，又爲更進一層之責備，定菴亦無以自解也。大抵定菴性格，熱中傲物，偏宕奇誕，又兼之以輕狂。定菴謂一起而視其世，亂亦竟不遠。一定菴殆亦此時期一象徵之人物乎！

定菴之佛學

定菴自言，「江鐵君沉，是予學佛第一導師。」鐵君乃江良庭之孫，良庭師事惠定宇，亦小學名家，

鐵君既傳其家學，又師事彭尺木學佛，定菴有知歸子讚，卽尺木，而定菴自號懷歸子，識其慕尺木也。定菴自謂「一事平生無齟齬，但開風氣不爲師。」然余觀定菴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定菴特沿襲乾嘉以來全盛之學風，而不免露其蕭索破敗之意象者也。定菴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謂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泐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

揚州盛衰，可參看阮元肇經室再續集卷三揚州畫舫錄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已

瓶水冷而知天寒，揚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覘國運也。亥當菴定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菴卒年，林則徐廣東事敗，不十年洪楊亂起，定菴所謂莫

善於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鄉曾氏削平大難，欲以忠誠倡一世，而晚境憂譏畏讒，惴惴不可終

日。異姓之賓，雖掬忠誠以獻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鄉之倡導忠誠，亦及身而歇，無救於一

姓之必覆。襲曾二氏為人治學俱絕不同，然其論當時之風俗，與知命之說，則居然相似，此可以徵時變。自是而公羊之學附會於變法，而有南海康

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鉞，身則奔亡海外，僅全腰領，猶且昌言保王，識出定菴賓賓下遠甚而定菴

治春秋，知有變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乃謂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

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菴又言尊史，乃知有乾嘉不知有順康，故止於言賓賓而不敢言革命。然

則定菴之所譏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彌，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於賓

之上，而安為其主者也。嚮使聖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神聖，不忍棄才臣智士而厚叅驚羸。亦乙丙塾

議第二篇中語。則何以使定菴生初秋之世，酷熱已消，衰象已見，方治春秋，而猶不敢游思及於夷夏，願惟

以賓賓尊命之說自慰籍哉。然而定菴猶知倡賓賓之說，要已為一代之奇才矣。定菴集他高論尙

多有，然如平均篇則本之唐大圓。唐甄潛書極行於吳，定菴必見之，又許周生有禮論三篇，亦發不平召亂之義。定菴乙丙之際著議第十九，論西北水利，許周生答丁子復書已言之。

（鑑止水齋集卷十）定菴文字往往有來歷也。公私篇則頗似洪北江。意言真偽篇，定菴熟常州文獻，又交其子，亦必見之。散而無統，不足成一家之言

矣，此故不備論。

五 戴子高

戴子高

爲常州公羊學後勁者，尙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

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

年十四，偶讀顏

習齋書，大好之。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詁校讎之學，從遊於陳奐、宋翔鳳，治西漢經說，欲以窺

孔門微言大義。爲顏氏學記凡十卷，謂「習齋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

聖人，何多讓焉。」

顏氏學記序。

又爲論語注，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

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

篇立注爲二十卷，皆鑿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

論語注序。

是子高之意，

仍欲遵西漢博士章句家法治論語，而特墨守齊學一途。此其牽強附會，未能盡當於論語原旨，可

不煩舉證而知也。

習齋論學，本可與章氏六經皆史之說相通。戴氏喜顏李而終歸於常州之公羊，此猶如定菴之自實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顏李，又治公羊，

以求微言大義爲幟志，而又拘拘於漢儒之章句家法，

顏氏學記成書在同治八年六月，莊棫戴子高哀辭謂論語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則論語注成書應在學

記後

則面貌雖殊，精神猶昔，終不脫蘇州惠氏漢學之牢籠矣。子高嘗與友人論學，謂

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魯之徒，感恩襲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前，無知之人

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徵諸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

顏李與公羊

戴氏論語註

事文章於一，則救世敵而維聖教在是矣。此札與張星鑑，即據張氏戴子高傳轉錄。

此則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陳蘭甫，雖知漢學考據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據則逃於空疏不學，故乃徊翔於漢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論語以接徑於政事，不悟訓詁考據可言家法。如乾嘉學者所

唱以漢還漢以宋還宋之論，政事義理不可言家法，政事義理貴能通今而實踐，訓詁考據已不夠，何論守家法。若言政事義理而尊家

法，則其極必近於宗教。其後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視孔子，子高所嘆「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實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顏李之與章句家法，此乃絕相違異之兩事，子高好顏李

由激於時病，而治公羊，則逐於時趨，治公羊而歸宿於西漢之家法，則困於傳統。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漢章句家法與顏李事物身世之乖異，而兼信並好之，則子高亦為一不脫時代束縛之

學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謂一子高陳碩甫高足，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一此見子高仍為乾嘉漢學傳統也。惟陳氏以家法求毛詩，猶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則失之甚遠耳。又李慈銘日記，（同

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學生，游曰江湖，賁綠入曾湘鄉偏禱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為增廣生，改其故名，求改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為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鄉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乞乃免。一則子高制行多可議。大抵道咸以下學人，雖薄考據，轉言義理，而其行已操心，尚頗有不逮乾嘉考據樸學諸先生者。風俗之日趨卑污，正足以證見考據樸學之流弊也。

戴子高之制行

六 沈子敦

當嘉道之際，尚有一人焉，雖不為常州公羊之學，而其砭時論世之風，頗有似於定菴者，其人曰沈堯，字子敦，浙江烏程人。生嘉慶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一七九五—一八四〇。年四十三。游京師，館徐

沈子敦

星伯

松

家星伯極推其地學之精，然子敦之學實不僅於此。其居京師，為徐星伯、姚伯昂之。

鮑廬

濤

徐蓮峯

寶善

諸人修書，惟以糊口，頗欲別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論兩篇，一曰

立名，一曰風俗，則子敦論學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沈氏論學大意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時，爭為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為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為名，則隨時隆污，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為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節，故其望峻。……二者雖異，有裨于世道人心則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孤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

劉刻落帆樓集卷四。

其風俗篇云：

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為先務。

沈氏對於當時風俗之記載與批評

阿諛輕薄
苟且

子敦二論之意，蓋特有感於時病而發，嘗謂

覽觀史冊，於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西漢、兩時之阿諛，大中、唐宣宗、時

之輕薄，明昌、南宋、時、金章宗、貞祐、金宣宗、年號、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

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卽不

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風俗人心，可懼之至……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如此風俗，

實有書契來所未見。有元成時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至明昌、貞

祐時之苟且，則全似之矣。卷十與吳半峯。

又曰：

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今所以發靡聘之嘆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卷八與張澗甫。

又曰：

堯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卷八與張澗甫。

又曰：

愛財

無性情節概

來論述里中錢糧，日重一日，此事今日無可告愬。中朝貴人取給於方面，方面取給於州縣，州縣取給於小民，層層剝取，卽層層護持。都下衣冠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聘於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臺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諾，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大概近日所謂士，約有數端：或略窺語錄，便自命爲第一流人，而經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術也。或略窺近時考證家言，東鈔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此又欺人之一術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壁唐碑，撮拾瑣屑，自謂考据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斯又欺人之一術也。三者同一欺人，而習語錄者最少，習考證者亦以無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術，則貴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臚仕者，踵相接。卷八與孫愈愚。

嘗曰：此子敦對於當時學術風氣所下之讞辭也。問其何以致此，則子敦頗歸咎於乾嘉以來考證之學。

又曰：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爲。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卷八與孫愈愚。

今人之通
遠不如前
明人之不
通

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特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堯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於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於中，故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詆前明人爲不通，而當世所推爲通士者，率皆冒於貨賄，昧於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尙可爲通乎？譬之於身，前明人於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於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識，況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尙可爲通乎？……居家則父子責利，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與張淵甫。

夫治學而專務爲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數十年來學者……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於荒江老屋之中……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與張淵甫。

又曰：

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卽所以爲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卽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況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爲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爲昏夜之乞，雖有瓦礫之耀，終於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耀者，亦落落不數見。卷八與張淵甫。

子敦寒士，漢落，其言容有過激，而當時官方之頹敗，學風之墮退，與夫世亂之不終日而起，亦從此可見矣。然子敦論學，似仍主從當時所謂漢學者入手，非能別闢一新徑也。故曰：

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於形聲訓詁則不可。卷八與孫愈愚。

又曰：

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爲時賢之所爲。夫唯爲時賢之所爲，而覺不安於心，乃能創人所

小學金石
非通儒

沈氏之入
室操戈

未有，而天下不以為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在人不以為惑。韓昌黎惟能為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為古文。程朱唯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卷九與許海樞。

蓋當時樸學風氣已衰，子敦交游中，頗有欲唱高論，棄訓詁考訂不務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猶方植之所謂，「人心厭於考據，則且逃而為虛無，故先為之羅以張之」也。然則子敦論治學，實仍遵乾嘉舊轍，非能有所摧陷。其論立身行世，亦不願輕尊宋儒為名高，謂

宋儒先生律己甚嚴，自處甚高，而待人則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賢者每皮傳宋儒……言語步趨，矜矜以宋儒為繼，而其居官也，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處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辭官之牘，若未嘗見而讀者，而於無甚關係之事，言必稱朱子。凡所以求於人者，無以甚異於利祿之徒，而其出於給人之求，轉不及利祿之徒。猶有豪俠之舉，則是陰用小人之術，以圖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疾首痛心於斯人……矣……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先辦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責人？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有此訓。宋儒亦以自勵，非祇以責人也。……堯嘗謂東漢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責己而不責人者，東漢之人也。人已俱安於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處於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

世而欲振厲之，惟東漢處士之行，責己而不苛求於人，最爲踐履篤實而無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爲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卷九與許海樵。

其論宋儒流弊，頗似戴東原，而當時所謂宋學家底裏亦從可見。卷七有記湯侍郎告門生語一篇，尤證當時治理學者之偽而陋。其主

儒者當躬耕習藝以治生爲急，又似顏習齋。惜乎子敦寄家於達人，弊心力於故紙，不能如習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東漢人之踐履篤實，則義理之於制行，猶樹木之有根，必擁植之以土，今不究義理之源，而空羨制行之美，是無土以培其根，而望樹木之長養，不可得也。然則子敦雖蒿目時弊，而亦無以爲易也。

龔沈兩氏之相似點

子敦與定菴同爲浙人，生同世，龔先沈生六年，沈先龔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邊事。而尤似者，則同以不工小楷困於場屋，定菴旣爲干祿新書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謂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卽擇取吏胥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書，卽一領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與丁子香。

又自謂：

查書札每多沈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與故人諸札，雖未得性情之正，然與時下

不著痛癢語大異。卷十與子香。

子敦之所遇，卽龔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爲得性情之正，然皆與同時不著痛癢者異矣。

七 潘四農

龔沈同時，復有譏論時風可相參證者，曰山陽潘德輿，字彥輔，別號四農。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詩文

有養一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學愈博，愈薄。程朱爲迂疏空陋不足仿倣，遂致一言一動，疾趨捷徑，攫取勢利。世

方安平無事，而士已浮僞不可託矣。此盱衡風俗者所深憂也。養一齋集卷十八 陸丞相集序。

又曰：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爲風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爲風尚而行亦衰。……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聘詞章，質者研考據。……爲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關慮，卽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於子弟，未敢相詔告敦勗，况師友間哉！風尚旣成，轉相祖襲。……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爲切己，廉恥爲務名，攫利祿爲才賢，究義理爲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計絀，獄訟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嚴氣厲色，督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不知由於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深嫉講學，成此風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

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敝也。

卷十八晚醒齋隨筆序。

又曰：

合四海之衆，數十年之久，爭爲考據詞章與八股文之皆異乎聖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學術而求其心之必惡利必嗜義，是猶射魚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欲救學術，則非重定取士之制不可，不重定取士之制，士習所趨，如衆水淘淘，東下欲以子然一人之脩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澆俗，是又以簣土障河也。卷二十二與魯通甫書。

四農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於有司，所遇與龔沈似也。四農之言政制，主革科舉，此並世前後言者多矣。尤著如包世臣、陳蘭甫。其言學術則一主程朱，與依違於博雅考訂者異焉。其言曰：

程朱之學，近則目爲空疏迂滯而薄之，其說豈必無所見，然人心風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殆無一不取而則之。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合乎聖人之罅隙，又笑其於經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不知此特文學有所不備，其德行言語政事學大者，固孔孟以後不可無之人。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爲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

卷十八任東澗先生集序。按此頗似沈氏今人之通遠不如前明不通之論，皆開陳蘭甫之先聲也。

然四農極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與拘固稱正學者復不同。其言曰：

世無虛靜之聖學，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說。

又曰：

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宋元明諸儒之言，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養始孟子，牛山之木，章……養與不養，全在旦晝之所爲……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動之理自在其中……聖賢功夫只在已發時……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

……遂有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學者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以予意斷之，不如并去存養未發之說，爲更截然無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懼即慎獨說。按此篇辨朱子解中

庸此語之誤，遂推論及於程子。

又曰：

程子謂孔子聖人，顏子亞聖，孟子大賢……又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最害事，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即顏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即顏子之約禮……今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

仲弓之行徑……非聖人所謂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風中坐

一月之說，遂有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說，遂有教人且靜坐之說，遂有聖人怒在物不

在己之說，遂有主一無適爲居敬之說，遂有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之說，遂有凝然不動使是聖

人之說，皆非聖人之教之綱宗也。

卷十七讀孟子。

四農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程朱識其大者，漢唐諸儒識其小者。同上。

則四農論學，依然偏向此邊也。四農又善論文曰：

文於士大夫之行爲末……然文乃氣之所爲也。一人之文，觀一人之氣。一世之文，觀一世之氣。假使一世之文，至於媿阿纖仄，悉無直氣，則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於尊崇其廉恥，培養其直氣，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氣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係焉……居京師數年，所見士大夫，多假詩古文以鳴，而明白正大之氣，與古人彷彿者，未之獲也。

卷二十二答魯通甫。

四農邑人有魯一同通甫，尤相得。四農以諸葛武侯陸宣公期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間

志士也。

又按道光以來，言士風積弊而推本於漢學者，其例尚多不勝舉。吳江張海珊，字越來，謂

談經訓者，專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鄙理學為空言，斥廉恥為小節，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

途然者，豈不信歟？小安樂篤文集記
收書目錄後。

福州陳壽祺，字恭甫，謂

陳恭甫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然楊墨以下，其人率嚴取與，謹出處，與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則皆無患此，舉世攘攘熙熙，為利往來，耽耽僥僥，而無所止。尚何暇偽忠信，貌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

已。左海文集卷
三義利辨。

又曰：

嗚呼！今日士行之媮，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為榮辱。倖而弋取之，一旦莅官臨政，內競職司之涼熱，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頽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隼詬亡恥，媮嬰苟安。卷七書雷翠庭先生聞
見偶錄傳鵬起事後。

又曰：

儀徵阮夫子金壇段若膺寓書來，亦兢兢患風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儀徵曰：「近之言漢學者，知宋人虛妄之病，而於聖賢修身立行大節，略而不談，乃害於其心其事。」
二公皆當世通儒，上紹許鄭，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錄跋。

又曰：

近日學者，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書。
此皆可與龔魏潘沈之說相關證也。

第十二章 曾滌生附羅羅山

傳略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一—一八七二。年六十二。家世力農，五六百年無以科目顯者。及其祖始向學，父老儒，縣學生員，先生以道光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七遷爲禮部侍郎。咸豐二年丁母憂歸，遂起鄉兵討太平軍，先後在軍中十三年，卒平大難。稱清代中興首功焉。

曾氏學術淵源

滌生爲晚清中興元勳，然其爲人推敬，則不盡於勳績，而尤在其學業與文章。其爲學淵源，蓋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聞於其鄉先輩之風而起者。初乾隆時，海內爭務博雅考訂，號爲漢學，而桐城姚鼎姬傳，獨以古文辭名，學者相從，稱桐城派。其持論頗與漢學家異。常謂

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

桐城派論
學意見
姚惜抱

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惜抱軒文集六 復蔣松如書。

又曰：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學，猶築墻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其蔽也，雜以讖緯，亂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爲義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至今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文集七贈錢獻之序。

又曰：

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

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為漢學乃不佳。徧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曉曉聒聒，道聽途說，正使人厭惡耳。

姚氏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有上元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

尤稱高足。按此據曾氏歐陽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譜以管梅方及劉開孟塗為姚門四大弟子。不數石甫。管氏集中屢言士習吏治，謂

世事之頹，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因寄軒集初集卷六與朱幹臣書。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為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為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二集卷二說士上。

又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畏慙隱忍，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

而其言風俗書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歷歷不爽。清承明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願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寧學校之間安且靜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慄，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國家之於明，鑒其末流而矯之過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

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嘆於好談而嗜利云云，與此可互觀。

初集卷四。又與朱幹臣書，謂釋

異之有深識能持論，惜乎未極其年壽。姚氏卒後，其輩行最尊推祭酒者爲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師

姚氏之言以爲言嘗謂

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其解經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未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使抵牾，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詭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疎不學者也。

柏樹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經說書後。

此卽姬傳贈錢獻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爲盛衰哉。

又曰：

以一時之習尙，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儒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卷四書復社人姓氏後。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卷一臣事論。

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而謂用商賈負販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卷一士說。

此等卽異之擬言風俗書之旨也。今讀其集，於當時吏治之穢，民心之不就寧，大禍猝發之無日，無往而不流露其深憂焉。桐城派古文家，議者病其空疏。然其文字中尙有時世，當時經學家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所爲書率與時世渺不相涉。則所謂空疏者究當何屬，亦未可一概論也。 同時

有臨桂朱琦、伯韓，亦爲姚氏學，爲名實說，亦足見當時士風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身之便安不暇計，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謹厚廉靜退讓三者，可以安坐無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不爭趨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峨冠襜裙，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沉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撝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

而姚瑩、石甫，與其邑人劉開、孟塗，於漢宋是非，主持益堅，諍辨尤力。李慈銘日記有評石甫中復堂集一則，於石甫尊宋詆漢門戶之見，頗有

姚石甫劉孟塗

糾彈。謂其覆黃又圖書，謂自四庫館開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爲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廢恥爲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爲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

湘學之兩派

程朱理學

經世致用

豈非毀訕宋儒之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耒二公，非能爲漢學者也。廣事壞于耆齡琦善奕山，江事壞于牛鑑，浙事壞于烏爾恭額伊里布奕經文蔚，閩事壞于顏伯蕭估良，皆不識一字者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敝，陳固漢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謂惜抱先生孤立于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持異趨。夫惜抱以郎中告歸不出，誠爲恬淡。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王鳴盛）以閣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殿門。竹汀（錢大昕）以少詹，抱經（盧文弨）以學士，皆清華首選，畢志名山。蘭泉（郝懿行）官戶部十餘年，不轉一階。此皆豈出姬傳下者？他若驛軒（孔廣森）之純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張惠言）之鯁直，虛谷（武億）之廉峻，經齋（李費芸）之循良，南江（邵晉涵）之清介，以論風節，奚媿宋儒？而槩齋（金榜）左海（陳壽祺），則脫履詞林，芝田（任大椿）頤谷（孫志祖），則投簪臺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終身進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龍），絕意公車，懋堂（段玉裁）申琦（李兆洛），宰縣而早歸，澹亭（錢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豈以鄭許爲繫援，蟲魚爲釣弋者乎？李氏所舉，頗足爲漢學雪誣。門戶之見，持之已甚，均足以啓不平，易地則皆然也。又劉孟塗文集卷上學論上中下，卷三上萊陽中丞書，卷四與蔣礪堂，上汪瑟庵，卷五與朱魯岑，卷六沈曉堂壽序，論語補注自序，姚姬傳壽序諸篇，於人才風俗教化政術之間，頗善持論。劉氏以才氣爲干謁，同時儕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見當時桐城派古文家持論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行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嘉道之際有善化唐鑑鏡海，以篤信程朱倡爲正學，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何桂珍羅平寶垆皆從問辨，滌生亦預焉。唐氏爲學案小識十五卷，以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爲傳道，餘爲翼道守道，滌生爲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賀長齡與唐氏相友善，倡爲經世致用，邵陽魏默深受知於安化陶澍，爲賀長齡編輯經世文編，湘陰左宗棠亦客陶氏，相與締姻，而胡林翼則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孫鼎臣芝房亦治經世學，爲芻論，至以洪楊之亂，歸罪於乾嘉之漢學。湖湘之間講學者一時風氣如此，此又一派也。吳廷棟字竹如，生長桐城，持論亦頗有與管梅諸人近者。其復沈舜卿書，謂

來書所示官場之弊，謂士大夫無恥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實深中今日人心風俗之弊。欲挽回盡人之無恥，必先視乎一二人之有恥。權足以有爲，則扼回以政。教權不足以有爲，則挽回以學術。卽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閭，但使聲氣應求，能成就一二人，卽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興起者。縱不幸而載胥及溺，猶將存斯理於一綫，以爲來復之機。是亦與於維持補救之數也。

其於當時風俗之頹敗，與夫賢有志者之所以爲自處之道，尤可謂言之深切而著明也。

曾氏之風俗論

滌生之來京師，蓋猶得接聞桐城諸老緒論，又親與唐鑑、吳廷棟諸人交游，左右采獲，自成一家的。其論學，尤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爲主。其言曰：

轉移習俗
陶鑄人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嚮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嚮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譏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移習

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文集一
原才。

此文所論，與上舉吳竹如復沈舜卿書，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篤。所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此即其畢生學術所在，亦即畢生事業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遺老如亭林諸人知之，乾嘉鴻博尙考訂者已不知。此種意念之復活，則唐吳諸人相從討論之效也。然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滌生之言曰：

剛直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恒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菴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文集一陳仲鸞父
母七十壽序。

又曰：

朝有媮喫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全

夫將以己之所趨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剛直之性，所謂寸衷所執，萬夫非之不

忠誠

可動者固不勝其任。至於媵娶回枉柔靡之徒，極其至不過如朱伯韓氏之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而止，決不足以轉風習而振人才可知也。滌生之所提倡，其秉諸性者曰剛直，其見之事業者則曰忠誠，滌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文集二湘鄉昭忠祠記。

拙與誠者之處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報。滌生於此尤力言之曰：

不問收穫
但問耕耘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傲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以相證慰，何其陋歟！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

孫子。若通閩貿易，瓊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文集二聖哲畫像記。

滌生又有一名言，曰「不問收穫，但問耕耘」，此即其不祈報之理論，實即歷古儒家相傳義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書亦謂：「吾嘗學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

敗。此實曾氏一至堅確之觀念，亦即其畢生事業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積其不求報之心理，而漸濟之以學業，則其見之於外者曰器識，

滌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文集一黃仙蟠詩序。

凡滌生理想中之人格，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者，其規模大率如是。則試問當時之習俗，又何如乎？滌生復賀耦庚書有云：

竊以謂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聘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詐，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書札卷一。

此書在道光庚子，

按是年即沈子敦卒歲，當時官方士習，可參讀子敦章。

猶遠在大亂未起之前也。其復彭麗生書有云：

足下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國藩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書札卷二。

曾氏對於
世風之慨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書有云：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則已在咸豐癸丑，洪楊過長沙而北，奉命辦團防之後矣。又曰：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未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播之之苦衷也。

書札四覆黃子春。道光三十年，咸豐初立，濂生應詔陳言，謂：一京官通病，退縮瑣屑，外官通病，敷衍顛預。故習相沿，但求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難，國家必有乏材之患。一所言可與朱伯韓名實說並觀，皆足為當時官方士習之寫照也。

又曰：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又與掀振一番。與劉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姁步，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

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覆龍翰臣。

又曰：

方今世變孔棘，而官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爲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書札五與胡詠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書札九覆吳竹如。

又曰：

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書札二十與胡宮保。

又曰：

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豪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僞，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書札十二覆陳俊臣。

此則已在咸豐辛酉，

胡潤芝唐鏡海卒年。

軍興逾十年，而言之猶如是，則當時人心世習積弊難返之情，概

可見矣。自此以往，滌生名位日高，責望日重，馳驅軍旅，雖大難幸平，而憂讒畏譏，日惴惴於晚節之

不終保。已未覆胡宮保，已有「我輩指日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之語。又辛酉覆胡宮保，謂「亂世之所，以彌亂，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待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之語。又覆毛寄雲，謂「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貽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固執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此亦辛酉語。則濂生態度之趨而益謹，尙不待平難後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氏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則曰：「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松山）氏之說尤爲深善。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執視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此皆可見濂生之處境。蓋轉移習俗以陶鑄一世人才之至願，在濂生固未盡酬。此所以濂生個人，雖竟其戡平大難之勳業，而晚清中興，仍未有起衰轉泰之新機也。又曾氏與袁小午，謂：「邇來軍年問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援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未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猷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消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地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函寫出曾氏晚年世態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禮論

乾嘉以來，士習官方日壞，其弊由於學術之偏蔽，而其徵見於當時漢學家之好詆宋儒，濂生於此，頗致箴砭，謂

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

漢學家之
嚴屹

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愷甫遺書序。

又曰：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按此說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文集二書學案小識後。

然於漢學家長處，亦不一概抹殺，嘗謂

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蔽，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獲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文集二漢陽劉君家傳。

又曰：

天下相尚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蔽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暉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太過。……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書札二十，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文集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其言皆極持平，與當時守漢宋門戶互相輕薄者不同。又進而爲漢宋謀會通，則歸其要於禮家。其言曰：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書札十三，覆夏毀夫。

曾氏之會
通漢宋論

又曰：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大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文集一孫芝房芻論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按蒿菴與亭林同時。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文集卷二聖哲畫像記。

本此以衡量清儒，故爲聖哲畫像，首顧亭林，次卽秦蕙田，而又以杜馬與許鄭並列，謂

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上全

又曰：

許鄭杜馬顧秦姚兼王念孫引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

考據也。上全

澹生此種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其論清儒實事求是卽朱子格物窮理之旨，與章實齋論漢學爲朱子嫡傳之說，不謀而合。其論亭林學術，推本扶植禮教之意，較之四庫館臣論調，超越甚遠。以杜馬補許鄭之偏，以禮爲之綱領，縮經世考覈義理於一紐，尤爲體大思精，足爲學者開一瑰境。其據秦蕙田五禮通考定禮之輪廓，較之顏李惟以六藝言古禮者，亦遙爲恢宏。且其言禮，又能深領禮時爲大之意，以經世懸之的，與嘉道漢學家繼東原後，專以考訂古禮冗碎爲能事者，迥不侔焉。嘗謂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軍禮居五禮之一……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

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古禮殘闕若此，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
：：：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書札二十七覆 劉霞仙中丞。

劉棻雲

滌生同時交游中，有漢陽劉傳瑩、棻雲，持論與此絕相類似。滌生謂

劉君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亭林。以理義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辨，不馳聲譽，並世輩流，

殆罕其匹。書札一與 洪琴西。

又曰：

往者漢陽劉傳瑩、棻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筆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浩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据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肆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文集一 孫芝房

蜀論序。

此皆二人議論之極相似者。大體論之，滌生論學態度，以當時漢宋畛域言，毋寧謂較近於漢學，此尤見其能自樹立，別擇審當，非煖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禮本之杜馬顧秦，亦幾幾乎捨經而言史矣。蓋苟求經世，未有不如是。同時龍啓瑞、翰臣，有致馮展雲侍讀書，亦謂

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爲多。苟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迹，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則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故空談經學，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

此種意見，漸成爲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見，惟所以猶必徘徊於經史之間，以經世歸之禮者，其間蓋有微意。竊謂國史自中唐以下，爲一大變局，一王孤立於上，不能如古之貴族世家相分峙，衆民散處於下，不能如今歐西諸邦小國寡民，以輿論衆意爲治法，而後天下乃爲舉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統，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時運所湊，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驅率也。故若捨經術而專言經世，其敝有不可言者。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尙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爲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曾氏之文章論

滌生論學，尤重文章，謂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

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故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爲要務。書札一致 劉孟馨

此蓋本當時漢學家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之說，而微變焉者。求明古書之精義，固不能專治其訓詁而忽略其文章也。又曰：

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上

此等議論，皆所謂毋寧較近漢學之例也。故曰：

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上
濬生論學規模，大體如此。雖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聖哲畫像記。然平日持論，並不拘拘桐城矩

媿，而以姚氏與亭林蕙田王懷祖父子同列考據之門，尤爲隻眼獨具。

語亦見聖哲畫像記。姚氏在文學上之貢獻，本在其古文辭類纂之

選集。凡其明流變，定類例，亦皆不越考據一門，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經義耳。故曾氏亦謂姚氏雖不能比於古之作者，而終以百年正宗推之也。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

漢學家古文家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

爲傳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卽論學之平正通達，寬

閎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矣。曾氏與何廉舫書謂：一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

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書皆質作，皆勸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澗，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

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一今按滌生之學，務爲通大體而致於用，故能融會羣籍，采其精

英，稍前惟章實齋，同時如陳蘭甫，所見有與此略似者，然猶皆偏於讀書人氣味，故事業之成就不大，此雖運會所湊，而學術精神之輕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附 羅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咸豐六年丙辰，一八〇七——一八五六。年五十。幼

貧甚，十歲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親爲典質者六七次。年十九卽訓蒙鋤口，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

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

三子喪明，然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

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補學官附生，踰四十，始補廩膳生，舉孝廉方正。未幾洪楊兵起，以諸生從軍，屢

建大功。在軍四歲，自江西回援武漢，卒於軍。其後湘軍將帥有名成功業者，大率其弟子也。

羅氏學術大要

羅山交於同邑劉蓉、孟容，又館善化賀修齡、賀長齡家，與唐鏡海及湘陰郭嵩濤兄弟往來，其爲學主於性理，而求經世，蓋一時湘學風氣然也。其與郭意城書云：

學問之道，至今日卑陋極矣。詞章之士，奉對偶音律之文，以爲掇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異之士，語品行則涉於福田果報……語經濟則惟考求海防河務鹽法水利，以待用於斯世……迹其所學，但勝於竊取富貴者之所爲……要皆從功利上起見，是以所見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學，淑身淑世，爲性分內所當爲……苟不務此，徒向枝葉上用功，縱做得偉然可觀，終是三代以下品詣，三代以下作用，況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終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羅山嘗謂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貴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羅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謂

道德囿於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於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戶蕭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復，人欲日以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備之於草野之中。及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書。

其素所抱負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確然有以自建樹，異於常人。然則所謂人才，本於學術，而當時漢學家徒事訓詁考訂，蔑棄義理不談者，其弊害亦從可推見矣。羅山之學，大率推本橫渠，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為體，以強勉力行為用。嘗謂

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為和平之人。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則為剛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賢人以健行，故能盡道義而全性天。……凡扶綱常，傳聖學，位天地，育萬物，莫非分內當為之事，亦莫非盡人所能為之事。然而……求其能盡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菴說。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撐持世運者，節義節義，豈必時窮而後見哉。天下無事，士人率以名節相尚，處則浴德澡身，出則為斯民與利除害，斯世必不至於亂。即亂矣，相與倡明大義，振厲士氣，當萬難措手之際，從而補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於未亂之先，弭於既亂之後者，惟賴有此耿耿之心為之維繫其間耳。卷五重修謝壘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羅山未出任事時之言也。及其歷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為之。故曰：

天下無難事，視乎其爲之者而已。以其難爲，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誰做？古人事業，固無有不從艱難中做出者。卷六與曾節帥論責成重任書。

又曰：

或者斯民劫數未盡，故稍緩時日。天下之事，在乎人爲，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遂自灰其壯志也。卷六與曾節帥論分授江西機宜書。

羅氏著書

羅山任事之精神，處處見其與往昔之所以爲學者本末一貫，表裏相通，彼非所謂功名出於道德者耶！所著書有西銘講義、姚江學辨、讀孟子劄記、人極衍義諸種，雖精理名言，或前人發之已盡，未必多所創闢，然蓄之當躬見之行事，斯理雖常，世運則變，如日月之麗天，光景常新，固非必欲別出一境以凌駕古人者之所與知也。然則治近世學術者，必謂考訂訓詁爲務實，道德義理爲蹈虛，是蓋未之深思耳。羅氏有小學韻語序一篇，論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爲人生必讀之書，惟……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爲之撮其大要，輯爲韻語：

……方欲鋟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弦誦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

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爲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難有不難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戰已也。咸豐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璣山，謂：一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蝕盡，

無他，學術不明，天理漸滅故也。一又答胡潤之，謂：一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即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爲，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卽索然矣。一此等見解，均可與羅山正學術之旨相發明也。

惜乎羅氏獻身鋒鏑，一時羣從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於兵戎之間，禍難雖平，而當時師弟子所欲正之於學術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於世，使晚清世運，如沉疴之偶瘥，積痼之小間，撐持之方有已，傾覆之勢未變，此則治曾羅諸人之學術者，所尤當爲近世中國命運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第十三章 陳蘭甫附朱鼎甫

傳略

陳澧字蘭甫，學者稱東塾先生。嘉慶十五年卒，光緒八年（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年七十三。少肄業粵秀書院，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老為菊坡精舍山長。

著書大要

東塾之時

東塾之著述

漢儒通義

東塾生當乾嘉盛極之後，身值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正樸學考據盛極趨衰風氣將變之候，而東塾為其過渡之人物。自謂「少好為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無不研究。」東塾集與人書。「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自述。其書著者，有聲律通考十卷，書成於咸豐八年，東塾年四十九。切韻考六卷，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東塾年三十三。外篇二卷，書成於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書成於道光二十八年，東塾年三十九。又著漢儒通義七卷，東塾讀書記十五卷。通義創始咸豐四年，自記。刻成於咸豐八年。據胡錫燕跋文。時北方亂正熾，英法聯軍於七年十一月陷廣東省城，總督葉名琛被捕，東塾挈家避於橫沙村舍。年四十八。通義大旨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譏漢

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儒，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

自述及通義自序。

其意與乾嘉

盛時惠戴所唱「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者迥殊焉。其書僅亦纂輯之體，自著條例，謂凡所錄皆經

部書，史子集皆不錄。又漢儒說經多有本，如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

書，故亦錄之。又謂集衆家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思錄，今兼做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

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做初學記之例。

通義序錄。

初稿

凡三千條，嗣乃多所刪削，而成今書。其刪削亦具微意，其於諸家書，如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

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不

采。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詁爲堅則采之，說文訓詁爲牽則不采。此於人品學術及當世之弊，各

有深意存於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蓋取漢儒二十二家之說，會

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

胡錫燕跋。

其論撰之用心如此，與當時學者轉轉於字義訓詁，名物考訂，以及

斷斷爲漢宋門戶之辨者，固自異焉。惟其書既限於輯錄，又所錄專采說經之書，於兩漢學術精要

所在，尙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衆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

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去取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爲研治漢儒

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東塾讀書記

然通義特東塾中年一纂輯之書，尚非東塾重要之著述。論其精心結撰，為畢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東塾論學之全部意旨者，當推其晚年所為之讀書記。其書遠始咸豐六年，東塾年四十七。初為學思錄，

至同治十年，東塾年六十二。大病幾殆，撰自述，述生平著書學行大要，則讀書記尙未成書也。今自述刊讀

自後乃思力疾綴學思錄，旨要為讀書記，至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自訂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行狀。及

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讀書記西漢一卷。其卒後門人廖廷相編錄付梓。翌年而卒。其書良可為東塾晚年巨著。首

孝經，以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也。此據鄭康成六藝論。次論語，謂論語乃五經之鎡鐸也。此據趙那卿孟子題辭。

首辨論語學字義旨，次及仁及一貫，又次論孔門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為論語言五經，又次為孔

門諸賢，又次為歷代注說論語諸家，全書條理俱如此。所論皆各書宏綱巨旨，要義大端，融會貫串，

有本有末，不尙空談，不事繁證，而一字一句之音訓，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務焉。卷三為孟子，尤東

塾所好。詳述。首論性善大義，次孟子述五經，次孟子稱述古人，次孟子論狂狷，次孟子論治亂，闡發

詳明，指陳剴切，尤東塾論學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為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亦皆舉

大綱，刪小節，而於乾嘉諸儒為學偏弊，尤多爭辨。如論易駁惠定宇，駁張泉文。論尙書駁江良庭，謂

「蔡傳亦有易偽孔傳而甚精當者，良庭集注多與之同，如為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

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論詩，謂「有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拘守毛鄭不

論是非，爲漢學之病。」論周禮，謂「周禮乃古之政書，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知之。」論儀禮，謂「近儒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又謂「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所不行者，但其大要可矣。」論禮記，謂「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此尤有關千古學術。」論春秋三傳，主參取不主墨守。此皆針對乾嘉以來學風而發也。卷十一爲小學，謂「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此則傳述阮氏意見者。卷十二爲諸子，備引各家可取語而折衷於儒。卷十三爲鄭康成，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儀禮論語尙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其注周禮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

按陳壽祺茶甫刻五經異義疏證序已論及鄭許異同，方植之書林揚解著書爭辨條下引之，此層東塾乃沿茶甫之意而益進者。

又謂「自非聖

人，孰無參錯，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觀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卷十四三國，多辨鄭玄王肅異同。卷十五朱子，謂「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又謂「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又曰「朱子時爲考證之學

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至專意於其近者，尤爲切要之學。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又謂「朱子既謂窮理必在乎讀書，又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窮理爲第一事，第一義，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凡讀書記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語孟兩卷精言義理，鄭朱兩卷極論方法，尤爲全書骨幹。其五經諸卷則對當時經學上諸重大問題，綜述前人成績，附以己見，雖亦箴切時病，而與方植之輕肆詆訶者不同，亦與章實齋之主於史學而評經學者有異也。

東塾遺稿

東塾讀書記主漢宋兼采，勿尙門戶之爭，主讀書求大義，勿取瑣碎之考訂，而其書本身，卽爲一至佳之榜樣。蓋東塾不欲以空言啓爭端，而求以實績開先路。故其書對當時學風弊端爲東塾所不滿者，僅時時露其微辭，引而不發，不肯爲直率之攻擊也。然東塾讀書記本由晚年整理平時劄記諸稿而成，而其平時積稿，爲讀書記所未收者尙多，今猶往往流傳人間。近年廣東嶺南大學購得東塾遺稿鈔本六百餘小冊，標題有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雜論學術，及經史子集諸目，皆讀書記之前身也。

東塾未刊稿

曾摘要刊載其一部於嶺南學報之第二卷第三四期。

其中議論，雖讀書記所未收，而實可說明東塾論學意趣，爲

讀書記已刻諸卷之引論。且其暢言當時學風流弊，尤爲考論乾嘉以下漢學所以窮而必變之絕好材料。其書流布未廣，故重爲摘錄，以見梗概。讀者持此以讀讀書記之刻本，必更有以見其著書立說之所以然而東塾之有意於引人入鄭君之宗廟，不願示人以何氏之武庫者，其意尤可思也。

東塾論漢學流弊

東塾論漢學流弊，本已見旨於讀書記，然大牽引而不發，婉約其辭，讀者或不識。其意乃暢寫之於未刊之遺稿。此如章實齋譏彈漢學，著文史通義，書不遽刻，而待之身後。然今觀實齋全書，其評覈漢學，大抵辭旨隱約，非善讀者不深曉。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學者盡推章氏文史見解，而當時所以挽風氣，砥經學之深衷，則知者尙尠。東塾之生，尙在實齋卒後九年，及其中歲，漢學流弊益彰著，故東塾之筆於書者，與實齋顯晦大異。然其書亦未刊，使其遺稿不復見於今日，則讀其讀書記者，亦不必盡能揣見當日論學之淵旨。蓋深識之士，彼既有意於挽風氣，砥流俗，而又往往不願顯爲諍駁，以開門戶，意氣無謂之爭，而惟求自出其成學立業之大，與一世以共見，而祈收默運潛移之效。此在實齋，東塾靡不然。若袁簡齋，方植之，則態度迥異，亦可以窺學者深淺之一端也。經學家所以自張其門戶者，則曰古聖賢之義理存是爾。然經學之流弊，則極於專務訓詁考據，而忘義理。東塾論之曰：

謂經學無關於世道，則經學甚輕。謂有關於世道，則世道衰亂如此，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矣。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經學之書汗牛充棟，而世人絕不聞經書義理，此世道所以衰亂也。

又曰：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

經學家既專務考據訓詁而忘義理，遂至有不讀經、不讀注疏者。東塾論之曰：

近人講訓詁者，輒云「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漢儒訓詁精矣，唐人訓詁雖不甚精，然亦豈盡不識訓詁者？何不先於漢唐注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義理乎？

又曰：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爲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注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

又曰：

說經者，欲經文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故初務於訓釋考據者，其意在求經籍之易讀，而風氣所播，相率以趨於訓詁考據者，其弊必至於置經籍而不讀。此猶章實齋所譏，「專尚擘績補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今苟專尚訓釋考據，則使聖人遺經大義明白，無待考釋，彼亦且無所用心也。繼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則曰：好難而忽易。東塾論之曰：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朱子亦嘗言之。近人則先其難者，故大誤也。專務訓詁考據，則遇明正通達處，轉不留意，惟擇其難曉者，以可施考釋之功也。循此爲之，流弊又起。一曰：瑣碎，不務明正通達，而務其難，則往往昧其大體，而玩其細節，其必陷於瑣碎無疑也。東塾論之曰：

考據繁瑣

韓非子曰：「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論有迂深闕大非用也，行有拂難堅確非功也。」外儲說左

上。今之講經學小學者，往往纖察微難而非務。余非不能考據繁瑣者也，水道聲律切韻三書，可謂繁瑣矣，特不欲效近人說經解字繁瑣之習氣耳。東塾論清儒，頗推江永程瑤田，此等處路徑極似。

又曰：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為近代經學言之。句句字字說著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則曰好勝，苟專務其難以求施我考釋之功，則前人學術大體有不暇問，而惟求於小節僻處，別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東塾論之曰：

王西莊云：「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讀書記卷十三

鑿空翻案

鄭學篇，論近儒失博學知服之義，開露才揚己之風一條，已見上引。
又卷八儀禮下引毛西河汪堯峯程易疇，皆著其輕議古人之失。

又曰：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注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注疏之誤亦僭也。

又曰：

若真讀注疏，自首至尾，於其疎誤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經之，整理貫串發明之，不得已而後辨難，萬不得已而後排擊。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後人，此之謂經學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此之謂經學。」

又曰：

高郵王氏述聞之書善矣，學之者則有辨。如十三經注疏，卷卷讀之，句句讀之，不紊不漏，其無疑者熟而復之，有疑，然後考之，考之而有悞，然後駁之，然後自爲說以易之。既自爲說矣，而又思彼說果誤，我果不誤歟？然後著於書，如是則善矣。若隨手翻閱，搜求古人之悞而駁之，而自爲說，雖條條的確，弗善也。若乃古說不誤，而自爲說誤，則更不足言矣。讀書記卷十一小學下極推阮元而於王氏不甚諛。朱

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有一條，謂「二王治經，精審無匹，願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可參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西邊掉得

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

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凌次仲與焦里堂書云：「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

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論路寢書。此最中近人學問之大病。但能全觀禮經者已少，

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作經解耳。

此皆言以好勝之心讀書，專務小節，不暇通體細玩之病也。繼此則復有一病相連而俱起者，曰浮

躁。東塾論之曰：

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為經生

而未讀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為世俗所謂名士耳。此條見讀書記卷九禮記。

東塾又曰：

余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又曰：

近來朋友說經者，只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學派，若與論康熙雍正以前學問，便不曉得，何況漢

唐宋耶？云漢學者，妄語耳！

媚近忽遠

浮躁

節取一二語為題目不融會全體

此皆箴當時學風浮躁不實之病也。李慈銘日記有一條云：「嘉慶以後之為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偏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偏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

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攷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叢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閒購一缺折之質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劃，以爲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冊，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必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視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一觀此云云，正與東塾爲同感矣。**東塾又嘗**列舉當時經學諸弊而總言之曰：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著書太繁，誇多鬥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鑿牽強，不讀史。以駢體加於古文之上。無詩人門戶之見太深。輯古書太零碎。原文下有漢易，虞氏易，秦誓，孟子字義疏證，孫淵如講天文凡十九字。蓋東塾於此諸端均不滿，特舉示例，

擬加箴砭也。今論惠氏漢易張氏虞氏易見讀書記卷四，論戴氏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已引見戴東原章。

凡此諸端，皆爲當時漢學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則以風尚旣成，俗士羣趨，淳者漸漓，眞者日僞，學術之變，必至於弊，固不獨清儒考證之學爲然也。東塾又論之曰：

講道學者以經書爲講學話頭，作時文者視經書爲時文題目，講經學者看經書爲經解題目，而五經之道亡矣。

此言道學經學與夫時文科舉之學三者之異途同歸也。故曰：

彼徒以講經學爲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說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

以講經爲
名士招牌

賢之經書，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試問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經書所言以做人否？因讀震川論科舉之學，感而書此。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爲題，作一篇經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

故一種學術之漸盛而成爲風尚，乃至爲俗士所羣趨，則必漓其本真，而終變爲爭名逐利之具。雖其流弊之爲態有不同，而其情則一。學術之敝，至於於是，而復有一象必相隨以俱來者，曰貴近而賤遠。蓋近者卽風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爭名逐利之心趨風尚，自亦以爭名逐利之心貴乎其主風尚者爾。東塾論之曰：

我未見貴遠而賤近者也，大都貴近而賤遠耳。於近時之風氣，則趨而效之，於古人之學術，則輕而蔑之。自宋以來皆如此。宋儒貴周程而輕漢儒，近儒貴惠戴而詆宋儒，吾安得貴遠賤近者而與之論學問哉！

是又漢宋學術末流同歸之一例也。東塾深歎之曰：

解釋辨論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歎。雖聖賢復起，殆亦無如之何。宋明講理學如此，今人講經學亦如此，卽晉之清談唐之禪宗亦如此。

貴惠戴而詆宋儒

少躬行心得

趨風氣

由是觀之，不徒清儒經學宋儒理學爲然，卽推而上之，以至於唐之佛學魏晉之玄學，及其成風尙而爲俗趨，則學術全成口說，而躬行心得者少，雖聖賢無如何，是又末流同歸之一例也。學術之弊至是，則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東塾又言之曰：

四庫全書野趣有聲畫簡目錄曰：「元楊公遠撰其詩不出江湖之派，蓋風氣所趨，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經學小學，尤爲風氣所趨，其有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而自拔之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曰：

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無事不壞，蓋數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嘗其間，雖發憤著書，豈爲過乎？故知東塾之在當時，實目擊漢學家種種流弊，而有志於提倡一種新學風以爲挽救者也。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東塾提倡之學風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果何如？東塾嘗自言之曰：

尋求大義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

東塾讀書記。東塾集卷四復劉叔俛書，時爲同治十二年，東塾年六十四。

蓋當時經學流弊，專務爲零碎之考解。東塾亦固習爲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經學之微言大義，與其源流正變得失所在，以爲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東塾所謂考之不勝考，解之不勝解，方植之亦有此論。東塾又謂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爲既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曰利，義理愈紬繹愈深愈博，真無窮矣。蓋捨義理大體而爲瑣碎之考釋，則漫無統類，考釋不可勝窮。而自考釋本身言之，則終風且暴，訓爲既風且暴，其事卽窮，後來者不得不別尋材料，別爲考釋。故專惟考釋是務者，其事乃以有窮而無窮，非愈趨於繁碎無統類不止也。東塾又曰：

讀書記與
日知錄之
比較

僕近年爲學思錄……以擬日知錄……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

政治人才
學術三者
之關係

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術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愿，言之尤詳，則吾意

之所在也。東塾文集卷四與胡伯蘭書，時爲同治三年，東塾年五十五，上距始爲學思錄已八年。

但論學術，不尙博聞，尙博聞往往瑣碎無統類，論學術則務乎大體，尙博聞往往與身世無涉，論學

術則所以作人才經世務，此又不同之一端也。東塾又明辨之曰：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昌黎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此即所謂略觀大意，士大夫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此即所謂略觀大意，不獨士大夫之學爲然，即老博士之學亦然。老博士專明一藝，其餘諸書豈能皆求甚解哉？士大夫之學在觀大意，而博士之學在精考釋。然考釋必依附於大義，大義既昧，則考釋無統，而陷於瑣屑。故曰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難自立也。然東塾重大義亦不廢考據，其言曰：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恐啓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句句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讀書記全書體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

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今讀書記卷十五論朱子，謂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是也。已見上引。

又曰：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爲言者，試問爲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原注，嘗見土人有不知

程朱朝代事蹟者。務科舉而荒陋，因懶惰而空疏，而以程朱藉口，程朱豈荒陋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

之書否，則無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懶惰而安於空疏，將來此等議論盛行，讀書種子絕矣。大可憂也！

又曰：

世之不學者，或以務科第，或以乏書籍，而欲入於作者之林，則詆考據而言程朱，如段茂堂、程易疇、阮文達，則可以詆漢學矣。

又曰：

凡風氣必有所因而轉之，若今忽然舉程朱道學以教人，則必無應之者。且講道學而不讀經，則亦非程朱之學也。專經而明理敦行，此漢以來學術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讀書記用意，實欲因當時共

尙之經學，轉移當時共尙之風氣，所由與章實齋方植之諸人不同也。又按此兩條意近沈子敦。

讀書記用意，實欲因當時共

又曰：

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頗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謂微言絕，大義乖矣。宋儒所說，皆近於微言大義，而又或無所考據，但自謂不傳之學。夫得不傳，即無考據耳，無師承耳。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於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於漢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後世耳。原注漢儒得傳，宋儒得不傳，皆未可盡信。

東塾論學淵源

此東塾所主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之說也。余觀東塾立說，其力主大義，以及挽救風氣之說，頗似章實齋，其論漢學流弊，頗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襲。實齋導源浙東，植之本於桐城，而東塾之學，淵源似在學海堂。象州陳獻甫小谷避亂至粵，與東塾交好。其補學軒文集，議論頗舉其經世之見，擬之東漢王符仲長統，而東塾著書頗不涉經世，此則其異。要之一時風尚之變可徵也。其浸沉於漢學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謀

為轉變。故其論學尊阮元。阮元建學海堂在甲申，時東塾年十五。十七應學海堂季課。二十五總督盧坤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曰專課生，而東塾為舉首。三十一歲舉為學海堂學長，自是遂為學長十數年。（以上均見學海堂志）三十二歲赴會試，過揚州謁阮元。（自記）三十五歲又以赴會試謁阮元於揚州。四十歲復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後之講經學者，當以為圭臬。此真古之經學，非如宋以後之空談，亦非如

今日所謂漢學之無用也。我輩宜崇尚之。讀書記小學卷極尊阮元，已見上引。

是則東塾講學，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後義理

明之見解。東塾之意，不過欲挽漢學末流敝病，勿使放濫益遠，成所謂零碎纖屑無關要緊之經學。此亦東塾語。而惟以發明古訓大義為經學考釋之範圍耳。故曰：

余為學思錄，凡無當大義者皆刪。

此一語可見東塾講學宗旨，而所以求大義者，則東塾之意似仍不出於古訓。本此而有教人細讀注疏之說。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於切要處用心力，於不用心力處惜精神。愈繁難，愈從容為之。耐繁難者，養性之功，求易簡者，心得之學。見解貴高貴通，功夫貴平貴鈍。」此即由細心求大義之教也。曰：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釀之文無益無用者置之。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原注：師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

心之說無本無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旨也。讀書記論語卷即主以讀書解學。

又曰：

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為漢經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讀書記朱子卷有朱子自讀注疏，教人

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乃反背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一條，已見上引。

則東塾所謂漢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義理，而當時經學家則專務訓詁考據而忽忘義理，故兼采

宋儒以為藥，至於發明義理之道，大要在讀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說下儕於漢注唐疏之箋焉。故東

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與其謂之兼采宋儒之義理，毋寧謂其特重漢唐之注疏也。今讀書記中推尊漢唐注疏之意隨

處各見。其言曰：

學者懶而躁不肯讀
一部書其亂病使天下

不講理學
但欲讀經

又曰：

讀注疏既明其說，復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注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即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人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東塾集卷四示沈生：「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為主而輔以諸家。此之謂經學。若隨意涉獵，隨手翻閱，得一二句，輒自出其說以駁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駁我，我能勝之否？即勝之矣，先儒解全經，我但解一二句，相去豈不遠哉？奉勸足下，收斂聰明，低頭讀一部注疏，勉爲讀書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讀一部，輒欲置喙於其間，此風斷不可長，戒之慎之！」

又曰：

讀注疏使學者心性靜細，大有益，學思錄必須說此，不止知經學之本原也。

毛鄭趙何王孔賈七家注疏，須發明其精善處。

此皆東塾提倡讀注疏之說也。東塾謂學者之病，在懶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東塾勸人讀注疏，可使心性靜細，此當時學者之實病，亦即東塾之苦心。然何以勸人必讀注疏？東塾之意，在使人求義理，求義理必於經，注疏則說經之書也。宋人非不言義理，然或無考據，語見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經爲說。此東塾之旨。故東塾又言：

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不講文章，但欲讀經而咀其英華；不講經濟，但欲讀經而

知其所法戒耳。

此徹頭徹尾之讀經主義也。又曰：

能尋味經文，則學行漸合爲一矣。經學理學不相遠矣。按此仍是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見解矣。人通一經而詳味之，

此真漢學也。學思錄當大提倡此學。

又曰：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此學思錄宗旨歸宿處。

然則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扼要言之，可謂是人通一經之學也。何以謂之人通一經易辭言之。即人讀一部注疏之意也。東塾自標學思錄大旨，其首條即爲勸經生讀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經，即是勸人讀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勸人讀一部注疏？以當時學者懶而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東塾謂足以亂天下，故特舉此以爲對症之藥也。東塾又自言之曰：

學思錄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術治天下也。排王肅而尊鄭君者，欲救近

時新說之弊也。排陸王而尊朱子者，恐陸王之學將復作也。另一條云，「姚姬傳，方植之，李申善，陸王禪學將興。」今按方植之攻

懲今弊防後弊

漢學考據，亦恐此後陸王禪學將興，東塾此條意不知何指，豈謂似姚方李之反對漢學，則此後陸王禪學將作乎？故今讀書記仍是十分漢學考據之面目也。凡此等處均見當時學者目擊漢學流弊而無從開闢一新門徑，傍徨煩悶，莫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也。

東塾講學精神，在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今經學之弊已極，然若徑捨經學不講，則恐陸王復起。欲懲今弊且防後弊，則莫如勸人讀注疏。故東塾又曰：

鄭朱並行
漢宋兼采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此見東塾講學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謂講鄭學講朱學，在東塾之意，仍是勸人讀注疏耳。此細讀讀書記鄭學朱子兩卷自見。故我謂當時學者之懶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實當時之實病，亦即此見東塾之苦心也。當時學者既若是其懶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而專涉獵小節，尋其碎義，不問其平正通達之大意，而惟擇取難解難詳之訓詁考據，以見己長而求勝乎古人，縱博學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於心術，而害及人才。故東塾論學，常求一反其弊，歸本乎心術。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推挹亭林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願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此條見讀書記卷三。

東塾讀書記所以擬日知錄，其意亦欲轉移人心，自比於孟子亭林。而東塾又謂大凡變法者，漸則

行，驟則不行。文集卷二，科場議。東塾乃欲以漸變。當時學者方相矜以經學，故東塾以讀注疏通一經之說進其言。則在注疏，其意則在心術。此又東塾論學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經，則東塾亦不以讀一經注疏爲說。其文集有與周孟貽書云：

前者在學海堂，足下問讀書法……因勸足下專治一經……歸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專經非性所近也……凡爲學者當於古人中擇師，僕爲足下擇之，其昌黎乎……僕勸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讀之，又取尚書春秋左氏易詩莊騷太史子雲相如十書熟讀之，然後披覽百家，提要鉤玄，一一如昌黎之所爲，而尤以孟荀爲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學，一一奉以爲法。積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雖與李習之皇甫持正如驂之靳不難也。僕嘗嘆天下之言文者，誰不稱昌黎……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此等議論極通明，其主因才

成學之意頗似章實齋焦里堂，東塾早年爲學從詩文入，與樸學家專治經籍小學者意識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稱昌黎，而實無學昌黎者，其病正猶言經學者之不讀經不讀注疏也。東塾論學，既主於古人中擇師，故亦重視師法。其言曰：

師法必宜守而不失。蓋學問文章議論能爲人師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雖大，而其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謹守其法耶？

東塾本論語而言四科，使學者各就其性之所近，以專攻乎其一，又言博學知服，欲學者博學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極言師法不可廢，欲學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學。凡此云云，皆深砭乎當時之癩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務於碎義，以求勝古人者，而特舉讀注疏以示例。今善推東塾之意，特謂未有不肯細心讀一部書，專摘小節以難前人，而可以謂之學。則真學者自必細心讀書，求其大體，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虛心嚮學，而無先以求勝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術正，學風變，而人才自出，世運自此轉。此東塾提倡新學風之微旨也。東塾以此深推鄭君與朱子，不僅以鄭朱弭漢宋之門戶也。以兩人之學，皆深細博大，足以藥當時之病。否則以癩且躁之心，習而驟開之，以微言大義之說，彼且捨其繁碎，逃入空疏，則爲陸王矣。東塾蓋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陸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癩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鄭學，則兼宗主與不同，言朱學，則兼考證與義理。其詳已見上引。此等處，皆見東塾論學之斟酌盡善，博通而無偏礙也。東塾又自言其爲學曰：

時習論語，孝經，孟子，粗覽諸經注疏，宋儒理學，周秦諸子，略涉禮樂律數訓詁音韻天文地理文章詩詞，余之學如此耳。

何以曰時習論語孝經孟子，此東塾反約窮源之說也。東塾謂

書以甲部爲主，疏解繁多，約之以鄭君朱子經文浩博，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

篇而已。

博學知服

約之於孝經論語者，即采取鄭君朱子之意見也。何以於粗覽諸經注疏之外，復旁及諸子理學。以至天文地理訓詁音韻文章詩詞之繁博，此東塾博學知服之說也。其博學之精神，亦有似於鄭君朱子。遺稿有學思錄要指一則，可以見其為學之涯略。今復摘錄如次：

學思錄大指

學思錄大旨

勸經生讀一部注疏，見上救惠氏學之弊。見讀書記卷四，五。救高郵王氏學之弊。見上闢王陽明之謠，

分別士大夫之學，見上老博士之學。見上辨語錄不由佛氏。參讀書記卷四，復戴子高書。明朱子之為漢學。見讀書記卷十五。

於晉人尊陶公，明其非詩人，非隱逸。闢老氏流為申韓李斯。見讀書記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全上。發明狂

狷之說。見讀書記卷三。發明性善。見讀書記卷三。發明論語學而章。見讀書記卷二。發明學記。見讀書記卷九。發明四科之

說。見讀書記卷二。拈出以淺持博。參讀書記卷四，復王倬甫書。又與王峻之有云：「淺非淺嘗之謂，即約之謂，約而易知之謂也。」尊胡安定。見讀書記卷二。尊

江慎修指出歐陽之病。參讀書記卷四，歐陽文忠公集。發明昌黎之學。參讀書記卷四，與周孟貽書。昌言科舉八股之害。參讀書記卷四。

明訓詁之功。見讀書記卷十一。分別內傳外傳之不同。見讀書記卷六。指漢易之病，拈出費氏家法。參讀書記卷四。

標出禮意之說。見讀書記卷八。標出詩譜大指。見讀書記卷六。辨周禮之諱。見讀書記卷七。發明

禮記之體裁。見讀書記卷九。標舉孝經為總會根源。見讀書記卷一。標出中庸博學五事為中庸之安。此字似誤。

要辨格物，見讀書記卷九。辨明德，全上卷。引申格物補傳，全上卷。感時事，辨別先師名臣之不同，拈出

陸清獻「書自書我自我」之語，考周末儒者，見讀書記卷十二。說自己著書之意，明鄭學維持魏晉

南北朝世道，見讀書記卷十三。引申阮文達春秋學術之說，見讀書記卷十。辨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

論語言理欲一條。明輯古書之功與其誤處，明讀書提要鈞玄之法。

以上三四十條乃其學學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見於讀書記，其為學之精細廣大，博通而無偏礙，蓋誠深有得於鄭君朱子之風者。東塾嘗自言：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年來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地頗寬而不能種禾。

觀其學思錄要旨，真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此等氣象，與東吳惠氏之專言漢學者不同，與高郵王氏之專事訓詁者亦不同，與休寧戴氏之別開新說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義疏證之所為者又不同，與當時經學家之各為經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意者復不同，與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今文學派專講孔子微言大義而發為非常可怪之奇義者更不同。而讀東塾之書者，皆確然認其為一經師，終不得擯而不預之經學家之列也。凡東

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論之，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惟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治經籍，一依注疏，詎宋儒義理，特如漢唐注疏之箋，其說更可商。觀其讀書記所得，至明通，至堅實，而仍無以出當時經學家之範圍，以視顏章諸人，戶牖一新，以豁人明照於天地之別一方者，固稍遜矣。然其砥流俗，挽風氣，防弊杜漸之意，則與二家皆近，而於實齋爲尤似。今日者，學風之壞，有甚於東塾之當年，士情之嬾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東塾憂之，所謂足以亂天下者，方復見於今日。安所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此余於東塾之一編，所尤拳拳深致其嚮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四六——一八九四。年四十九。光緒二年進士。官至陝西監察御史，上疏論事，劾及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聘至粵，任端溪廣雅兩書院山長。

鼎甫論學語

鼎甫至粵，陳蘭甫卒已五年，然兩人論當時漢學流弊，頗相合。鼎甫謂

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弁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無邪堂答問卷一
明儒學業質疑。

又曰：

李次青青國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後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瑣瑣者當之。經學雖盛，亦復得失參半，學術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漢學諸公不得辭其咎也。佩弦齋雜存卷下
評某生論科舉。

而於乾嘉諸儒尤嚴詞呵斥，不稍假借，謂

乾嘉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離，甚且恣肆無忌者，誠為經學之蠹。雜存卷下復王子裳。答問評漢學
敝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

道，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訓詁乃誤人之具。（卷一）近人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卷二）
又曰：惠氏九經古義，臧氏拜經日記，殆類劉昭注後漢書，所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
以登薦。（卷一）又曰：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偽而辨，申受于庭，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則在門戶之見，張皇之已甚，故曰：

學得其正，則識日以明，不正，則識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為蔽也彌甚。乾嘉後經學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嘗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鉅儒，蓋無不如

門戶之見
張皇過甚

此，而近時學者，流弊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弊叢焉，豈獨學術

爲然歟？文存卷下復漢
止潛同年書。

而鼎甫以爲乾嘉以下漢學最大流弊，尤在其蔑棄心性而不談，謂

言心性，乃大義所從出，微言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卽四
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
近人乃藉口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顧亭林謂「學者辨辭受取予，不當
言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
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
蕪不治也。近儒乃專取之以佐其私說，不亦慎乎！原注：顏習齋之學，大旨與
亭林略同，皆矯枉過正者。

又曰：

王學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尙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
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爲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
此則並心而去之，古所未聞也。按此自阮氏
以來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爲釋氏之說。……嗚呼！
誤天下後世，而驚於口耳，相率爲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平

亭林習齋
皆矯枉過
正

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爲宗旨，本不誤，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盍弗與讀孟子？

其他鼎甫論漢學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論考證，則謂

宋學以闡發義理爲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

按此言略

近東塾，而較湛密矣。

……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楊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

出東漢也。

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考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考據精博，顯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

引書與暗襲

又曰：

引書備著出處，近例始嚴，以爲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

論校讎則謂

錢氏史學及王氏經學之短長

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爲後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讎也。國朝諸儒，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竹汀史學絕精，卽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爲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盧召弓輩亦遠勝之。願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爲穿鑿，則經學之蠹矣。……此學終古不廢。……第以此爲登峯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訶佛罵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爲蔽。若舍其短而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

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驕之氣未除歟？

原注：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

又曰：

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爲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爲之，何待學者乎？

其論博約，則謂

宋學有宗旨，猶漢學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爲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爲博，摺樵瑣碎以爲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論虛實，則謂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不知……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盡乎……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實相資爲用……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

孫夏峯言：「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

此夏峯述張逢元之言。竊謂夏峯

虛實之辨

之言未盡確，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漢宋兼采

鼎甫之見，仍主漢宋兼采，謂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此較戴東原姚惜抱所舉，多經濟一類，可徵當時思想風氣之變。故漢學必以

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

此仍主漢宋兼采之說。……如黃梨洲顧亭林江慎修，皆漢宋兼治，學博而識精……故國初學術為極盛。

乾嘉以後精深過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與江鄭堂漢學師承見記解相反。……戴東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氣，

博辨之詞，與毛氏西河相近。當時海內翕然從風，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詆之已無完膚矣。此知

東原與西河

學貴定識，不必隨時俯仰也。按此即章實齋勿趨風尚意。雜存卷上復傳敏生妹增。

蓋清初學術所以勝乾嘉者，正以其猶有宋學之精神，而乾嘉以下尊漢斥宋之見，則亦不得不謂

清初諸儒已開其兆，故曰：

漢學家以漢儒專言訓詁，此淺陋之說，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所以有漢儒通義之作。以宋儒為不講訓詁，此矯誣

之說，尤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所為作。漢宋諸儒，無不學貫天人，門徑不同，及其成功則一。而宋

儒義理之學，繭絲牛毛，析之不極其精，斯發之不得其當。黃顧二先生學問為本朝諸儒弁冕，

高風亮節，亦足與起百世，而持論時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後學相承，誤人不淺。原注

林不喜宋儒，梨洲雖承學姚江，而論義理多粗淺。雜存卷下評某生論科舉。

此鼎甫自據乾嘉以下學風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責備清初諸儒之說也。鼎甫又謂

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囿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

後人指摘矣。答問卷一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此則非在漢學風氣已衰人心向厭之後，不能道此。不僅章實齋時絕不如此說，即陳蘭甫著書，亦尚不如此說也。即此可見當時漢學頹波日衰日落之態。而鼎甫主張所以轉換學風以開此後之新趨向者，則在史不在經。其言曰：

治經不如治史

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佩菴齋雜存弟懷新跋。

鼎甫論史學，清代惟佩錢竹汀、宋儒頗推鄭漁仲。

其言曰：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為超絕，其精審固視漁仲遠勝，而孤懷闕識，亦遠不逮漁仲。又曰：乾嘉諸儒，

東原竹汀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濳深不逮，而擊亦較少。皆見答問卷一。又曰：

漢時史學未興，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即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為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

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答問卷二評讀漢書藝文志。又曰：「竹汀史學絕精，第此爲體史之始事，史之

大端，不盡於此也。杜君邨通典，秦文恭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恆推之，」朱氏此等處頗與湘鄉爲近。

鼎甫此論極得實齋六經皆史之意。又謂

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摻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奕。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用之物哉？答問卷四問金石。

蓋清自道咸以下，內憂外患，病象日顯，一時學者，羣悟文字考訂之業不足挽世運，乃轉而求爲致用淑世。陳蘭甫極言於先，鼎甫又繼之於後，惟蘭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脫經學牢籠，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經之論，更爲透切也。鼎甫又謂

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蓋亦未嘗不分。逮至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藝與道分，一若終古不能合并者。然竊考董鄭程朱之所以爲學，進而求諸聖門，之所以教人，則但有本末先後之分，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潛同年書。

文行學術
治術之合

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爲纖兒細士，與天地世界無預，此在黃梨洲已深

論之，漢學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論，蓋有鑒於當時漢學分析瑣碎之病，而求有以爲之合。不徒求學術與治術合，又求學與行合。蓋仍主宋儒以來以修齊治平爲學之全量者。故曰：

學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際，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齊治平之實。文存卷下答濮止潛同年書。

此可見鼎甫論學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無邪堂答問五卷。無邪堂者，南皮張之洞督粵時開廣雅書院課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緒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

書，自言

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鈔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劄記非劄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話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話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汨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必求可行……言時務必明大勢……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濮菊田刺史書。

此鼎甫自道其書之大略也。又兩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問爲書，不能如東塾讀書記之湛深而堅實。蓋蘭甫治學，仍循乾嘉以來經學塗轍，而稍變其體，前有所承，易於爲力；鼎甫欲移治經爲治史，

蹊徑別闢，事待創探，難於爲功。故自鼎甫論學之態度言之，尙不能跨出蘭甫以至實齋範圍之外。

如其崇宋學，尊朱子，

見雜存卷下答陳生鍾璋問王陽明學術。

發明孟子性善，

見雜存卷下答周生梁基問蘇頌濼駁孟子性善之說。

因以辨戴氏字

義疏證之失，

三。答問卷

其論旨大體，皆近蘭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釋虛無之義，

二。答問卷

因深駁顏習齋之泥古無變，

雜存卷上答某生。

而並及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

三。答問卷

其大意在規崇古而獎

達變，亦無以異乎實齋之所持。而年僅中壽，無以赴其所志。故答問一書，遂若抨彈之高，過於建樹，

汎濫之廣，勝其持守，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軫尙遠，終於爲一過渡

之學者。同時兩浙學人如李慈銘、譚獻，悉伯。復堂。之流，皆不免也。

當鼎甫時而清代二百年經學復有軒然大波起爲最後之一浪者，厥爲公羊。今文學之說，鼎甫親

與南海康有爲相識，上下辨難，其事亦可記。將以並著於康篇，此故不具。

鼎甫與康
長素

第十四章 康長素附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傳略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生清咸豐八年戊午，卒民國十六年丁卯。一八五八—一九一八

二十七。年七十。祖贊修，官連州教諭，治程朱學。有爲親受教，有志爲聖人。開口輒曰：聖人聖人焉！里黨戲號之曰：聖人爲。年十九，遊同縣朱次琦門。六年而次琦卒。光緒十四年戊子，有爲年三十一，初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乙未，中日和議成，有爲集各省公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事。是年，成進士，復獨再上書。南返於上海，開強學會。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膠灣事起，適有爲又赴京，上書陳事變之急。翌年戊戌，光緒命王大臣傳見有爲於總理衙門，有爲上疏，論變法須統籌全局。又立保國會於京師。是年得蒙召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摺言事。旋召侍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預新政，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方銳意爲維新。有爲又奏請行憲法，開國會，未幾而政變作，有爲出亡。蓋所謂新政之設施，先後僅三月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遊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國。組保皇黨，與革命黨相抗衡。民二歸國，刊行不忍雜誌，唱虛君共和。

之說。多倚撫時病爲箴砭。民六，結張勳謀復辟事敗，避居美使館，著共和平議一書，仍持夙見不少變。蓋當前清時力主維新，舉國目之爲狂，至是力主守舊，舉國又目之爲怪云。所著書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大學中庸禮運注，大同書，諸種。

康氏之長興講學

言近三百年學術者，必以長素爲殿軍，而長素學術生命可記者，則始於其長興之講學。長興羊城里名，長素以陳千秋梁啓超請講學於里之萬木草堂，著長興學記爲學規。時光緒十七年辛卯，長素年三十四也。陳千秋爲學記作跋，謂

長興學記

孔子剏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寡。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國朝之儒，刳心絀性而宋學亡，經師碎義逃難而漢學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盜猖披，國命危殆，民生日頽，莫之振救，儒效旣覩，而世變亦日新矣。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爰述斯記……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隱隱乎撥櫂而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幾煥炳……綴學之士，知所趨嚮，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託命，或有賴焉。

此當時師弟子長興講學之精神也。長素亦自言之曰：

顧亭林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後進沿流，以講學爲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荆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

時長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劃一境界，以自別於亭林以來清儒博雅之學矣。其所謂孔子講學之舊者，大意謂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爲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爲至該。

早已走上絕路，長素亦無從再進也。

按長素此時，尙未專以禮運公羊說孔教，故仍尊論語，與以後見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則不得不捨論語。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

因舉四言爲綱，分注條目如下：

志於道，四目：

一曰格物。

言爲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中，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孟

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不爲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厲節。

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卑汙柔懦，終難振起。按此說後亦不取，謂東漢雖美，未足盡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

大道以多岐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

劉蕪山標爲宗旨，以救王學末流。按格物慎獨皆宋學語，長素此後亦不取，謂孔子決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實行，不主訓詁考訂，與乾嘉以來風尚絕異。宋儒理欲之辨，爲戴東原所極詆，今則以存天理去人欲訓格物，奉爲入學之首義焉。因字義明經訓，爲惠戴所盛唱，今則謂其決不能冒大道之傳焉。曰厲節慎獨，則求返之晚明東林蕪山，亦乾嘉諸儒所絕口不道也。

據于德，四目：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日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飢溺。

游于藝，四目：

一曰義理之學。

原于孔子，析于宋賢。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

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

三曰考据之學。

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

四曰詞章之學。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爲公學，有專官之學爲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學，較之戴東原姚惜抱，多經世一項；

此遠起道咸以來，近如朱一新諸人皆然。

又以義理歸宋，考據歸清儒，皆其

卓然異於乾嘉者。又曰：

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爲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也。多于義理者也。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爲公羊嫡嗣，劉向爲穀梁嫡嗣，凡漢學

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于經世者也……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

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按此亦長素初見，後乃專就公羊一路，謂論語非孔教正統矣。又此處所舉尚不及禮運，知以春秋三世會通禮運講大同，尙是後事。

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

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爲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聞也……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于孔子，譬猶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

是謂漢宋經世義理，分得孔門四科之旨，而清儒經學，實不得謂漢學。孔門四科之教，陳東塾已言之，然東塾不輕言經世，又以鄭朱並

學，不數西漢，仍不脫乾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注疏終。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爲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宏括，實較東塾爲勝。此長興講

學之綱領也。至其教人讀書則曰：

本原既舉，則歷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

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爲別派，四朝學案爲薈萃。至于諸

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通其變，務致之用，以求仁爲歸。

此處所舉，首史籍，次理學，又次諸子，而乾嘉以來一切考據訓詁，必治之書，不得與此亦當時講學

態度之絕異於乾嘉者也。梁啓超記初見長素之情景，謂

梁啓超初見康有爲時之情景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歲中學，時年十八。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

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於南海之門。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日課則宋元明學案二十四史

文獻通考等。

梁氏三十自述。

當時長興講學，卓然與乾嘉以來學風劃一新綫之情景，與其意義及影響，亦俱可見矣。然長素與規模，蓋有所受之，受之其師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學者稱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光緒七年辛巳，年七十有五。一八〇八一—一八八二。以早慧受知於阮元，爲學海堂都講。其學亦主融漢宋，嘗謂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朱子，百世之師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

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蠹大誼，叢

脛無用，漢學之長有是哉……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講學大旨。

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爲見復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於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於朱子。故曰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會同六經，權衡四書，爲百世師。故東塾教人，不免於讀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講學禮山下，詔學者以四行五學焉。其言曰：

禮山講學規模

修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年譜講學大旨。

此四行五學，卽長興學記之所本。節目之間，大同小異，要之萬木草堂之規模，襲取之於禮山，其事甚顯。長素年十九，始從子襄問學，自謂

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呬受學。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則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緒二年，九江年適七十也。才質無似，粗

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厲節行於後漢，採義理於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以孔子爲歸。朱九江先生遺集序。按朱卒光緒七年冬十二月

，康文謂在八年春，一誤也。簡朝亮編集九江詩文付梓，在光緒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緒三十四年，謂「先生卒，同門友讓遺文，簡竹居胡少愷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二誤也。康謂朱氏舍康成釋紫陽，恐特由融漢宋之說而鑿深揚高言之耳。亦不如簡譜論學要旨一節爲得朱氏真意。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康）謂昌黎道術淺薄，朱先生素方嚴，責爲猖狂，同學亦暗識之，是年冬即欲束裝歸，明年別禮山草堂歸臥」云云，見康氏在朱門，實未深契。

此長素自述師門宗旨，亦與長興學記所倡導者大體脗合。故學記開首卽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爲二三子言之」也。竊謂九江之有南海，蓋猶蕺山之有梨洲，問學請業，皆在早年，而晚歲聲名，遠越師門。三百年學術，有此遙遙相對，足成佳話。惟梨洲自言：「始學於子劉子，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殫臥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今不論朱劉造詣深淺，惟九江之死，既盡焚其遺書，而南海奔波海內外，從政問俗之心，殷講道治學之日淺，亦似無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則長興學舍之成就，所由不能與證人並論也！

康氏之新考據

抑長素長興講學，所可大書特書者，厥爲力反乾嘉以來考據之學，而別求關一新徑。然長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長素講學長興，而已有新學僞經考之作。學記成於光緒十七年二月，僞經考序在四月，相差僅兩月。

僞經考刊成在七月。

新學僞經考，謂東漢以來經學，皆出劉歆僞造，乃新莽一朝之學，